

易經證釋

上  
第九  
經冊

易經證釋 上經第九册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釋別			
			總釋象例	釋象	釋象辭	釋爻辭
蟲卦	一	三三三	五二	八八		
臨卦	三三	三七	五九	九七		
觀卦	五二	三八	六一	九九		
噬嗑	八八	四〇	六五	一〇一		
		四〇	六九	一〇四		
			八三	一一八		



陰長猶老母少子。若以德用言。仍家人父子之親也。蓋陰陽相生。剛柔相成。內外相應。上下相承。則其道相契。用相協。而行有益。德有洽也。以爻言之。一陰居下。爲巽之主位。巽以長女稱者。卽由乾初交坤而得坤之盛德。初六一爻。卽坤之初爻也。以九二九三爲巽本體。原屬乾卦者也。乾數雖盛。而氣已消。恰與隨下之震相反。震爲陽長。巽爲陽消。消之又消。乃至于坤。雖有二陽。不敵其一陰之用。則消長之勢殊也。故蠱下卦。仍以陰爲主。本巽之德用也。至其上卦六四六五。二陰居中。卽艮之體。而上九一陽。爲艮主位。以艮之稱少男。係坤交乾而得乾之稚氣也。雖二陰在下。不敵其上之一陽者。則由陰老而

陽壯也。艮以陽爲主。故蠱之上卦亦屬陽。陽外而陰內。陽虛而陰實。此蠱之與隨。恰相反也。

蠱卦既係乾坤交錯之象。而上下又係艮巽二卦相合所成。則其卦德亦與四卦多所孚洽。以卦象三陰三陽。陽長而陰大。則陽與陰當相契。唯其易契。則陽與陰恆失中。故蠱爲過。以二者相比。如老婦幼男。易隨之爲奸也。而蠱之反卦爲風山漸。漸亦過也。蠱以陰在下。其過在陽不得其位。漸以陽在下。其過在陽不得其時。則由于失中也。皆同。然以中爻論之。蠱爲九三六四。與既濟同。而漸爲六三九四。則與之反。是與泰否損益之相反一例。但就往來卦言。蠱之與隨。一剛

一柔一正一變。而隨爲順時致用。蠱則因事致宜。隨爲立本于中。而所向有功。蠱則失計于前。而所獲在後。故隨以人事奉天時。蠱則以天道正人事。隨爲因變而不失其正。蠱則失道而有咎于心。隨爲體天順人。以應夫改革之機。蠱則臨事接物。以察于糾紛之態。是隨易而蠱難。隨順而蠱逆也。然蠱之爲蠱。固因隨而來。无隨之變。則无蠱之事。无隨之順。則无蠱之逆。君子由隨以知蠱。以蠱而思隨。在隨以時中爲用。則无泥无拘。在蠱以救弊爲先。則有猷有守。此二卦之道各殊也。以天道喻之。隨爲四時不忒。日月有常。晝夜寒暑。以變爲正。蠱則風雨失調。旱潦不節。天時人事。以道得復。故傳釋隨曰无故。釋

蠱曰飭。飭者正也。正其不正之謂也。謹嚴約束以歸于正。則蠱不爲害。蓋蠱因事之紛繁。物之羸藉。而當之者。徇情已久。縱欲不悔。苟无謹飭之行。安得撥反之望。此處蠱較隨爲艱難也。戒之于己。戒之于人。戒之于內。戒之于外。斯卽飭之謂也。若不本此義。而猶前之隨。則蠱之所至。必如蟲之蝕物。毒之殺人。不可復救藥矣。故蠱從蟲。從皿。有取于毒。蠱蠹蛀之象。而蟲蛀蠱毒之生。必由于人之不謹。物之失檢也。故傳以一飭字明蠱之用。其意深矣。蠱卦之對歸妹。以陰在下。乃與隨反。亦陰盛之象。蠱陰象。蟲陰類。以類相從也。蠱以母女爲喻。歸妹以兄妹爲喻。不外于家人女子。則一也。皆以女道方盛。陽剛難

正之。若无以糾其弊。而應其變。則必有物腐蟲生之害。凡人事之爲  
蠱者。以婦女爲最。而其要必由婦女失時。交合不正。婚姻愆期。行止  
越禮所致也。故易以歸妹。示男女必有所歸。以蠱。示交接必揆于正。  
而猶恐人之未達。更以飭字申其謹戒之義。此關乎人心世道者大。  
則爲國爲家者。必先留意焉。易之取象。先從人事。而人事之重者。莫  
過于男女之交接。蠱之交錯。已乖乎正。則欲救其弊。唯有自戒飭始。  
此飭字之意義。實爲蠱卦始終之大用。讀者其勿忽諸。

蠱之名辭。本于蟲。蟲之爲物。以腐濕化生者多。而其生也。寄存于他  
物者衆。蓋順天道好生之德。而爲二氣變化之萌。如春風一動。萬蟲

蠕蠕然自育。不見所自出。物體一腐。諸蟲蟪蛄焉自生。不見所自來。  
雖有母蟲之產。卵蟲之化。其使之生育者。不外風濕熱蒸。則皆二氣  
所爲。天道所變也。故風字從蟲。明其爲蟲豸所由出也。東風尤能生  
蟲。而西風則反殺蟲。譬之蝗蚘之類。每因東風而繁滋。遇西風而消  
滅。可見其生育雖易。而其死亡也亦匪難。誠以天地之間。二氣流行。  
五行遞嬗。五運互用。六氣交流。有餘者。滋繁无垠。不足者。變化无迹。  
而莫不歸于生殺二門。一年之間。春生秋殺。一物之命。彊生衰殺。各  
以其所合于二氣五行。所化于五運六氣也。人亦猶蟲也。生壯老死。  
各有其時。蛻化留傳。各有其命。則凡有生者。何非蟲也。蟲旣以所宜

生則人之生也。亦有所宜。亦猶東風之便于諸豸。春日之便于萬蟲也。故在易卦。上艮下巽爲蠱。艮爲山爲土。蟲之所寄也。巽爲風爲木。蟲之所生也。生者育之。存者全之。此蟲之所以日繁。而蠱之所以得名也。

蠱之爲蠱。旣自蟲出。而不曰蟲者。以蟲乃蠱之源。蠱則蟲之用。蠻方有以毒蟲製藥害人者。名曰蠱。亦猶蠱卦之義。推其意則爲蠱惑。爲蠱害。以其有毒。足以致害也。蟲之爲類。有毒無毒不一。有害無害亦不同。而蠱則多有毒。而易成害。此名蠱而不名蟲。明其爲用。或受其毒害也。毒害者。不必明見其殺人毀物也。凡陰殘苛虐。足以遺禍于

事物者。皆毒害也。然毒害亦有反爲功用者。毒藥治病。毒物去毒。假其悍戾之性。以去其他苛毒者。亦道之當然。事之所利也。猶嚴刑峻法。足以止亂。彊力巧謀。足以禦敵。則智者取之。此蠱之爲用。不必皆毒害。用之而善。且得其功也。故卦之名蠱。示人所以致用也。夫蠱繼隨而爲反復卦。隨之往則蠱。蠱之反則隨。隨以順應。蠱以逆成。傳曰。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此周易次序之用意也。隨人者。言以人意爲從違。則其所爲。必得人之歡。而其所遇。必多事。事者。无公私。凡有錯雜交接。往來得失。皆事也。隨人者。必因事而見焉。必因隨而事更集焉。必以二者之交至。而隨以日甚。事以日繁。故其結果。必變

于蠱。蠱物也。亦事也。由人言之。則謂之物。由物言之。則謂之事。事物固不別也。蓋蠱之致用。必因事而見。如以術惑人。必有所因。以計媚人。必有所乘。无因无乘。不得以惑媚之也。因乘者。事也。利害也。利害者。蠱之所與終始者也。以蠱之生也。利害兼見。春風之生育。陰陽之變化。皆利害並存。此蠱之爲用。利害二字盡之矣。而蠱卦之大用。則爲辨其利害。而使收事之功用耳。故傳曰。蠱則飭也。以飭足防害。而近利。理事而立功也。且蠱之生也。往往因事之閒。而得入焉。猶物腐而蟲化生。必相隨日久。相處日得。而交錯日多。應接日勤。則有如婦女之媚人。侍役之惑主。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後易施其蠱焉。有如

春風初動。久蟄思啟。濕熱相蒸。有生易萌。其機旣熟。其發至速也。故蠱之爲道。乃因時乘勢。而恆發于驟。或抵隙蹈瑕。而竟起于忽。其來也。介乎利害之間。其至也。應乎順逆之勢。爲益者有之。爲損者有之。則視夫用者之能飭否耳。飭以用蠱。則蠱有功。猶鑒于前車之轍。而獲免後車之覆也。故易示用蠱。重在救已往之失。希將來之得。知天道之至。明人事之勤。察時勢之艱。勵乾惕之志。此全卦大旨。特在先明天道。而後及人事也。

宗主附注

蠱者。惑也。事也。事由雜沓。事情繁複。最易迷惑。故有事則多惑。无



事則少惑。其所以惑者。莫外利害二字。人情好利惡害。見利爭近。見害爭避。此凡人之智所及也。而不知利害乃往復之事。利在前。而害隨後。利在此。而害興于彼。一事兩俱。一物兩備。欲求无害。必先无利。欲求无利。必先无事。然事不可无也。苟有事而不害。則唯有不惑以處之。不惑者。以理御事。以道宰欲。則利害得其中。而皆无所偏。則不爲事所惑。此即易教示蠱卦之微意也。不曰惑而曰蠱。以惑生于心。蠱出于物。不曰事而曰蠱。以事憑理斷。蠱由欲起。不徇于物。則事有利而能成。不乖于理。則心不惑而得用。此以蠱名卦之大旨也。人生不得離事物。而事物不得離利害。賢者判之。

愚者昧焉。君子正之。小人失焉。此蠱之不可以己也。蠱以外來之禍。而受之于身心。此常人所不免者。聖人明其故。以卦示象。以辭示意。將事物析之以理。使人民有所依從。則易教之功大矣。然世人讀易。而不解蠱之義。日爲事物迷惑拘累。以終其身者。不明格致之道也。故蠱卦亦大學格致所自出。格以去其非。致以即于善。此即全卦之大用。亦即大學首節之義也。讀者當于象辭中細求之。

又曰。蠱卦命名。極有深意。在卦言。三陰三陽。本陰陽和平。剛柔交應之象。而名蠱。則有紛亂迷惑。屬雜詭詐之情。蓋蠱以繼隨。隨者

易失于迷惘詭譎。此事理之常。人情所不易免者。傳曰。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明蠱之出。由于隨之變。隨極則失其正。失正則成蠱惑之象。上以蠱其下。下以蠱其上。各違正道以求合。則蠱之害見矣。故蠱卦出于天道。而蠱害成于人事。聖人欲人知其害。而救其弊。乃說蠱以爲教。蠱道雖不及隨之全。而用之得當。仍足以致元亨。則在上下鑒于蠱惑之有害。而思所以挽回利導之方。此命名之微意也。故爻辭曰。幹蠱。幹者。挽回利導。以反于正之謂也。卽利貞之貞。乾卦所稱貞固足以幹事。卽此義也。故天道曰元亨。而人道曰利貞。非貞不足以致利。非利貞不足以致元亨。此全卦

大用。讀者宜細審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 宣聖講義

此蠱卦彖辭。言全卦之大用也。蠱隨爲往來卦。隨備具四德。而蠱則唯有元亨之占。其關於利者。祇涉川一事。是與隨異也。蓋隨一陽居下。得震動之勢。一陰居上。得流澤之功。備乾坤之大用。孚四德之流行。而蠱之六爻。恰與相反。巽以一陰居下。而上有二陽。艮以一陽居末。而中梗二陰。陰雖在下。而陽間之。陽反居終。陰乃阻之。剛柔失調。上下交悖。陽德主升。巽之二陽升而被阻。陰德主降。艮之二陰降而

被隔。以成交悖之象。然其要尙在初上之一陰一陽。初爻本宜升而爲陰。上爻本應止而爲陽。陰陽皆反其道。恰與隨異。此隨之具四德。蠱則不能及也。其得有元亨之占者。實以蠱之中爻。陰陽相孚。有同既濟與泰之象。則九三六四之謂也。此義已見謙卦講辭。中爻爲上下相接之樞。統屬六爻。指揮三極。爲全卦主幹。其爻德既孚于泰濟。其致用有合于坤乾。遂得占元亨。而獨應于天道。天道莫明于天時。天時莫著于春夏。元亨協于生長之德。卽春夏之天時也。春生夏長。萬物同繁。此卽天下元亨之象也。蓋天道秋收冬藏。萬物咸蟄伏。以培育其根苗。待春而後生發。至夏而皆長成。此蠱之功用。亦猶天時

之于萬物也。春夏之生長。天地之繁榮。而要其原則。歸于時。春爲四時之首。言春卽足賅夏。言生卽已包長。以不生固无所長也。是蠱稱元亨。實得乾元之氣。發爲大生之功。成爲大始之用。乾主大生大始。乃乾元之用也。故蠱之用。純孚于乾元。而見于生始。以時釋之。皆歸于春。春氣在東。而德在木。合之于支。則甲乙也。此由蠱下一卦之巽。得震之氣。分坤之道。而以協于乾也。乾坤合而巽始生。而艮又繼之。艮本少男。以附于巽之長女。其用初不著。此彖辭明時以甲。而不及其他也。

利涉大川者。以出行宜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卽明時之義。甲合于

春而爲時之始。先甲後甲言不出甲之先後也。易之明時用者。以此爲例。三日者。以數極也。數備于三。卽三極。天地人也。先後合之爲六。卽全卦六爻之數也。然言甲不及乙。且不及辰者。以天道重始。易數重陽也。稱甲卽賅之矣。蠱爲天時所啟。天地尙不違其時。况人物乎。且蠱者事也。事有吉凶。行有先後。合之則成。背之則敗。此古人重卜筮之意。不獨蠱也。全易各卦。皆足資用。皆有宜不宜。而特于蠱明著其例者。以蠱之用正在此也。如當有事紛繁之時。或所事不決之際。則唯有卜之于時。決之于數。以祛其惑。此卦之名蠱。以其有感也。惑而不決。則蠱爲害。惑而決之。則蠱爲功。故蠱以天道正人事。以時日

定吉凶。而彖辭則舉干支之名以釋之也。先後以甲三日爲限。過此皆非所宜。譬之萬物乘時生成。過者則失時。譬之萬事因時成功。過者則无成。此聖人貴知時。而隨卦卽以隨時爲教也。蠱隨同一卦。而有正反之別。隨時无所滯。蠱則有所限。此隨之兼四德。蠱則止于元亨也。然人生不得无事。則事之吉凶。時之宜否。必有所決。此以時爲言。卽明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卽事之所成。物之所生。卽用蠱者之所重也。故利涉大川。言其遠行之有得。而非其時不可。不獨涉川也。凡事皆以此時爲宜。不獨宜也。凡事皆以此數爲斷。蓋本于蠱之數所合也。如天時然。非春而欲其溫。非夏而欲其暑。不獨不能。且不可也。

果違時而求之。得之亦爲害。况不得耶。此時之所爲。天道之所至也。甲固居數之始。而蠱亦孚于乾之大始。卽凡事之始也。有始者。方有終。始之未善。將何以終。言甲卽舉其始。以概其終。未必卽止于甲日也。而以時之所孚爲準耳。故有先後三日之期。先後雖非甲。猶按甲之氣。其數可推移。若過此則不得用。以氣盡矣。氣以七日爲周。爲來復之數。以七日天數已改。不復續也。以後之言三日者。亦此理。卽他卦所宜之時。有推移者。亦依此例。以先後三日爲準。古人重遠行。凡有事跋涉。必選其時。而事或未集。人或未至。則以其先後三日爲限。此卽體用天時之大則也。而蠱則尤有關於始終之義焉。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明蠱卦大義也。蠱上艮爲陽卦。下巽爲陰卦。故曰剛上柔下。巽而止。以艮德爲止。巽德爲順也。因艮之合巽。上剛下柔。陽居陰中。陰包陽外。陰柔在下。而陽剛不亢。陽在卦末。而陰德不凝。乃成蠱。蠱者三陰三陽。上下交錯。天道光明。地道順承。故有元亨之占。以得乾道也。乾知大始。健以周天。乾德大生。剛以育物。此蠱以元亨。有天下平治之象。其能如此者。巽陰雖長。而得艮之陽剛。後來居上。巽

且能自巽以順承之。不護其短。不爭所長。而艮本乾健之德。行正大之行。啟光明之道。以提挈陰柔。同躋于元亨。有比于孝子忠臣。克正其父君。而成中興之業。或後來之主。賢德之輔。能鑒于已往之失。重整喪亂。匡復邦家。則天下賴之復治。此蠱之所象也。在古昔之世。亂而轉治。危而轉安者。多有藉于嗣主之賢。子臣之助。以重續天命。光復河山者。類皆如蠱之占。而見元亨之治也。故在卦名蠱。蠱爲有事之秋。惑亂之際。而傳曰。飭飭爲匡正之謂。光復之稱。蓋得其人。則蠱爲元亨。以同于天道。非其人。則蠱爲惑亂。以流于毒害也。彖就天道言。以上卦之艮得勢。故其占如此。讀者宜合而觀之。勿遽謂蠱爲

天下已治。可安枕无憂也。

利涉大川。非尋常出行可知。故曰。往有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无舟輪之便。天時不順。則阻之。地勢不利。則阻之。人事不備。則阻之。是以必先計之。占其天時。調其地理。齊其人事。而後動焉。彖辭言利涉者。以皆備也。而要在天時之順。无暴風驟雨。无陰霾密霧。无寒冰烈日。及其他氣候之變動。而後安行妥渡。是必先卜之于神。筮之以日。神啟其時。日協于數。則大川可涉。而大事可成。故凡言利涉者。皆以日時之所宜。而地利人事之已備矣。夫蠱丁喪亂之餘。天下待整理之亟。當位者。必有繁劇之事。遠行之圖。關乎數。繫乎命。而皆歸于

人天之治。天子人以時日。人希天以福佑。此凡事之必卜筮以決其吉凶。吉者天所命也。凶者天所禁也。蠱以易制而急功。則所恃以正其趨向。啟其謀謨。唯天是歸。唯卜是師。誠以感之。數以合之。則天人一致。事靡不濟。故彖辭述其要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言卜得之時。恰孚于天之數。在此日也。以甲爲春。爲天干之首。合之于納甲。爲乾之數。蠱本由巽以交艮。艮則近于乾。而得乾之用。以有元亨之占。則其時之所宜。數之所合。當亦從乾甲之數。雖止一日。或一月。一時。而其氣之始終。則有七。爲日則先三日。後三日。爲時亦同。今以日計。則在甲之前三日始。至甲之後三日終。以蠱之時不出此七日也。凡天

數皆然。固不獨甲如是。蓋天行七日一周。終而復始。終則另行一度。如是循環。以盡周天。在一數之內。自始迄終。共有七日。即所謂七日來復是也。過七日。則數已盡。氣已改。非復如前之日。是天干雖一日一數。而其氣之終始。則一數得七日。七則窮矣。窮則變矣。故卦爻盡于六。而天道復于七。天道即天之周行。亦曰天行。天之所行。終則復始。先後三日。其氣即變。凡卜日者。先知其例。或先或後。不過三日。十干皆然。茲舉甲以示其例耳。終則二句。更申明爲天行定率。有不得推移者也。說者謂蠱先甲云云。與巽先庚云云。乃以甲庚之先後。第三日者爲言。如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以爲蠱之日數合于

辛丁二日。此誤也。若如其說。胡不逕指辛丁。而必舉甲言哉。故先後三日皆屬甲。天行有七日耳。自甲以下亦如之。蓋自辛日即交甲之氣。至丁乃盡。而壬日交乙之氣。癸日交丙之氣。皆如此類推。數雖止于一。而氣周于七。以天行常有餘。而能繼續永久不斷。一歲四時。一日十二時。其氣之前後銜接皆然。故有生死旺相之分。爲其前後之氣。消息盛衰。由漸以變也。故曰終則有始。乃言甲數之終。復爲他數之始也。此蠱卦之數。合于天時者。在甲之七日。乃古之卜者既得其例。遂書之爲辭。以便後人之取用耳。凡言吉凶之例皆如此。

宗主附注

蠱爲事物繁盛發揚之象。陽氣自內向外發舒。有如春日。百花齊放。萬類俱育之時。又比于人事紛繁。物產饒富之日。既有多物。必有多事。既有餘財。必有嗜欲。此不免者。故蠱卦繼隨。而成亨通之占。而天數因之。有太過之象。人事因之。有繁忙之情。若屬之失宜。持之未當。必有迷于當前。惑于己心。故曰蠱。以取喻蟲豸爲毒害也。然蠱乃天道。雖近于過。而盈虛常相劑。若人事應之。自成元亨之治。唯人情居憂患易。居安樂難。爲物欲足以移情。財貨足以喪志。是不克始終如一。持盈保泰。如天道之循環不已者。莫非嗜欲二字害之也。故傳以一飭字戒其放恣。能飭則長亨矣。細讀卦辭。



當自知之。

又易經各卦言干支時日者。蠱有先甲後甲。巽有先庚後庚。皆以先三日後三日爲限。此辭係本連山歸藏。舊易多出於歸藏。蓋商代所用之卜辭也。商人信數。而卜筮之術最精密。凡事之始。必先卜之以數。數以時爲重。蓋時可先後也。如今日不吉。則待明日。今日不吉。則改下月。皆取日月干支爲主。以合所向之方。所行之事。所遇之物。而決其所疑。全卦之用。大都如是。而以蠱巽爲最明著。以蠱爲事。爲有感。巽爲風。爲多變。事之有感者。不卜則不知所從。數之多變者。不卜則不明所適。此卦辭有甲庚之數。明其重在日

月之干支也。干爲天數。支爲地數。合之爲天時。卦以明象。象以紀數。辭以釋時。時以定所之。故凡言時者。必有所行。必有所定。而蠱者。巽以易惑與多變。尤不得不先明時之所宜。數之所契。以人乎天地。而建立事功。此古人重神道。信術數之所由來。亦即易卦大用之一。學者當先知之。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宣聖講義

此釋全卦象辭。明蠱卦之用。與人道之要也。蠱以上艮下巽。合而成卦。艮爲山。巽爲風。此二卦之本象。合則爲山下有風。風居山下。爲陽

上于陰。艮乃陽。巽乃陰。陰以承陽爲順。而山有質。風无質。有加于无爲逆。一順一逆。乃見天道之變。風行于地上。隨氣之流而成象。是變動不居者也。山止于地面。爲土之積而成形。是一成不敗者也。巽之屬陰。而其用近乎天。艮之屬陽。而其位依乎地。近天者親上。今反在下。依地者親下。今反居上。上下相差。陰陽以背。是在天爲順。在地爲逆。陰柔得勢。而惑亂不明。以成蠱。然以陰長而益衰。陽少而益壯。衰者不與壯爭。前者不與後爭。則雖昏迷于先。而得就正于後。蠱惑于下。而得還原于終。此蠱之所以克占元亨也。由象言之。風善變。不時下流。山善止。不易隨和。則山下之風。乃一時之變象。有如日月之食。

終還于光明。以比于前有過失。而其後復自新其德也。故君子以之振民育德。振民者。卽康誥作新民之意。育德者。卽堯典克明峻德之意。亦卽大學綱領之義也。有明明德。以親其親。新其民。而共止于至善也。在卦始巽。端賴明德及于天下。新民及于全民。而後止于艮。艮止也。止于艮。以不移。全乎始終。卽止至善也。在艮之義。爲萬物終始。而自善靜定。以明性正命。連山乃取以首全易。連山重脩道。以人性爲主。明心見性。莫善于止靜。卽佛教止觀之義。艮以山爲象。足見其知止而有定。山出地面。巍然不移。有如人性光明潔靜。以孚天地終始。此卽道之所寄。本之所存。故言脩者以山爲喻。而蠱得之。以合巽。

之風。則行者知所止。動者知所靜。則過失者得就正于道。蒙蔽者得還履于光明。此蠱之大用。而君子因之振民育德。以共返于性道之域。永孚元亨之治也。

夫振民者。必因民之不振。育德者。必以德之未育。此治世之所急也。堯當水潦之世。承衰憊之餘。乃自明峻德。以親九族。復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後黎民於變。時世雍熙。非用蠱之教乎。堯聖人也。而不得舜禹稷契皋陶之賢以輔之。則天下猶未易治。是有待于上下之相得。明良之相成。而後教化以行。政績以見。此蠱之元亨。必有需于人。事也。而巽艮之合。山風之相濟。剛柔之相從。上下之相應。是其象也。

故振民育德。必以其時。蠱之反爲隨。隨時以致其功。蠱之用有終。始終以立其德。如天行之往復。時運之循環。去而復至。終則有始。猶衰亂之後。繼以中興。疲憊之秋。加以整飭。而後孚天道之遞嬗。如春冬之代謝也。以天道言。爲順變周行。不失其紀。以人事言。爲鑒前毖後。以復其初。天人之間。有先有後。彖言元亨而天下治。乃天道也。變以復常。象言君子以振民育德。乃人道也。正以應變。人道先利貞。則自立德始。德至而後道凝也。所謂育德者。明其德以達于天下。天下皆育其德。而後民同新也。此堯舜之世。天下熙攘。罔知帝力。爲其玄德。新民于无形也。詩所謂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化之至矣。以蠱之上

下相得。其化易也。故由不善者言。情欲相惑。徵逐于不覺不知。則爲  
蠱。盛悖亂之象。由其善者言。性道相孚。化育于無聲無臭。則爲文教  
雍和之象。皆視所爲如何耳。聖人恐人之忽也。乃明揭振民育德四  
字。以見教化之不可緩。而德業之必日新也。蓋蠱承隨之後。其勢已  
順。苟放逸之。將流下而忘返。不知所屆。必謹飭之。振狂瀾之。將瀉以  
底于道。此傳所謂蠱則飭也。飭字之所包。不外振民育德四字。振作  
之。涵育之。即明德止善始末工夫。而爻辭所謂幹蠱之幹字。亦即此  
飭字與振育二字之分釋也。故用蠱者。有取于乾之乾惕。與正性命  
保太和以利貞之訓。以非利貞。不得孚元亨之占。而人事不齊。不足

承天道之命也。象辭雖止一語。其含義實包堯典康誥各章。而大學  
所述。又係本此演爲條目者也。世之釋此者。多未深達其義。而徒執  
元亨之占。遂忘振育之戒。殊不知蠱之辭義。善惡兼賅。治亂未定。文  
王當幽囚之際。處憂讒之時。有所忌而不敢直言。故其辭婉委。而意  
含蓄。然細思蠱之名卦。及象之振民育德之辭。則可見元亨之治。爲  
匪易矣。且蠱之卦象。陽外陰內。柔盛剛穉。尤易爲小人所乘。奸宄所  
害。若非艮之善止。剛之有終。則其就正无方。必將從下不返。此君子  
之所戒懼。實治國者之所當省察也。而蠱之爲字。以皿貯蟲。意正在  
防其毒害。而終得其功用耳。

宏教附注

蠱卦象辭與彖辭。意義可對參。不獨詰經。即救世已亂。亦當本此義。而所講振民育德四字。本治平根本。在位重政。在野重教。全部大學。即盡在此四字之中。讀者審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宣聖講義

此蠱初六爻辭。明初爻之用。及其吉凶也。初六為巽之下爻。即坤之初六。以陰在下。柔而巽順。象孝子賢兒。足以當家承業。如蒙之子克家。以其上承二陽。而得其時也。巽以初爻為用。以初為陰。乾初從坤

化。故為巽之主爻。如震以初九為主爻。而得主全卦之用也。隨之初九。與蠱之初六。其位時正相對。一陽一陰。所至不同。所自一也。陽升陰降。震為動而向上。巽為順而就下。二者德用相反。其合為隨蠱亦相反。隨以升而超越于眾。故隨人者。人亦隨之。蠱以順而有承于人。故蠱為飭己以正人也。初六處在下之位。當巽用之時。秉坤之德。順承乎乾。則其為道。正順而已。正者不失所守。以得時也。順者克承所受。以巽志也。巽志而得時。則能鑒于前。而飭于後。正于人。而謹于己。故辭喻為幹父之蠱。幹之為義。與貞固幹事之幹字同。有所作為。而致其功用也。父之蠱者。非己之事。蠱本糾紛不明之際。繁屨待理之

時則必賴有爲之振作整理者。父有其子。則克當此任。故曰有子。言有子始克幹父之蠱。若不能幹父之蠱。則雖有子猶无子也。既有令子。則考可无咎。生曰父歿曰考。所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之爲達孝者。卽此令子。而如舜之聖。宣王之賢。尤足以稱是爻之占。是其无咎。實由有子。不特保其家國。延其宗祀。且能推其孝以爲天下之福。厚其德以爲萬民之澤。則不祇无咎。必有終吉。厲終吉者。以其幹蠱。能更奮勉。不唯蓋其前愆。且將造諸後福。則天下懷其德。萬民嘉其孝。推崇感戴。不止于其身。而後稱終吉之占。成幹蠱之業。皆由于初六之能正順以致之也。厲與乾卦夕惕若厲无咎。厲字同義。可互參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也。而要在不稱父稱考。蓋古禮。父在子不得自專。父雖有過。唯巽言幾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隨之。若猶不聽。則爲子者亦无以違父之命。則必委曲求全。以冀挽救于萬一。若其既歿。則自可鑒其前失。而正其將來。此爻辭稱考。明其父之已歿也。如未歿。不得以子得其令譽。而昭父之惡名也。故稱有子者。言有令子能承其身後耳。在卦爻初六居二陽之下。陽不與陰謀。是父已與子絕之象。絕者已歿也。而後初六始得主用以幹父之蠱。若陰陽相調。父子

相得。固不待子之幹蠱矣。此乃教孝微義。人或未之留意。特爲揭之。讀者或疑斯言以爲泥。謂父子之親。何至必待其死。而後始幹其蠱。父如有過。生前亦難坐視其傾覆。若必死而後爲之。恐事機不我予。則滅亡之咎。寧不分責于子乎。斯言似是而實非也。夫有子在能孝其親。孝在能養其志。果非頑嚚如瞽瞍。則既有令子。自无父蠱之可幹。今以幹蠱爲言。足見所事之父。有不能諫諍之勢。而无可如何。終迨其身後。始得爲改正。此乃非常見之事。辭爲表出之。而以一考字。明幹蠱之屬父歿後也。如尋常父子。苟省幾諫號泣之情。必有挽回改善之望。是已不爲蠱矣。今名蠱者。實由及身不克挽救。不得已而

後圖之于已歿。故曰考无咎。言父本有咎。而得幹蠱之子。乃免耳。既以子之賢。克承其父。則雖有其蠱。亦不受其咎。此大禹治水之績。足能免繇之罪也。故釋曰。意承考也。言如禹之立志。繼承其父而竟治水之業也。然既稱爲蠱。必爲大不易之事。猶治水。非易爲也。非有令子。固不克承。有子矣。不能警惕前失。而自厲。籌思艱鉅。而自勵。則猶恐不足以幹其蠱。此辭以一厲字。明其未易爲也。然厲字有惕厲之義。有危厲之義。有勉厲之義。苟有未備。咎何由免。今不特免咎。且獲終吉者。實以初六之正順得時。而又能厲以竟其志也。爻辭委宛含蓄。讀者宜細繹之。

宏教附注

幹蠱二字有深義。不僅爲蓋前愆己也。以蠱訓爲事。事必有功。無過固爲幹蠱。而要在於立功。蓋無事功。不足以孚元亨之治。此舜禹之所爲。誠稱幹蠱者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宣聖講義

此蠱九二爻辭。言九二之用及其義也。九二居內卦之中。得位之正。而下接初六。上連九三。一陰一陽。交錯其側。此蠱之象也。以陽乘陰。而得正位。以應于六五。有母之象。以母之蠱。值乎時位之宜。因中正

之德。以應交錯之事。則其所爲必有成。爻辭謂幹母之蠱。明其克正其事。紹其德。以令其母。與初六之幹父蠱一義也。初六以陰承陽。故比于父蠱。九二以陽居陰。故比于母蠱。蓋蠱在前。幹之者在後。父母二字。不過由陽爻陰爻之分。不宜太泥。然稱父母者。必在先也。而幹其蠱者。必後人也。按之卦象。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尤有母子之象。唯以爻論。初爻近于承父業。二爻近于紹母德耳。推而言之。則臣之于君。僕之于主。幼之于長。卑之于尊。或男或女。其有所承紹。皆同。則視爲幹君上之蠱。尊長之蠱。亦无不可。爻辭獨舉母者。以爻象之近。舉以明其例耳。凡卦辭之稱謂多類。此不可貞者。文中省一不字。謂不



可不貞。然就今文言。則應作二句。卽不可與貞。或可貞。均通。蓋九二  
所得以幹母之蠱者。在能貞也。貞。正也。中道也。言幹蠱者。不可自貞。  
以孚爻象。而于不可幹者。唯仍貞以善其後。果母之蠱。不得其子女。  
而成爲昏亂迷惑之時。則子女者。以貞正之。貞在己。正指母。貞不言  
正。子女不得彊正其親也。故曰不可貞。意卽不得于母。唯自貞。猶晉  
申生之于其親。不得回其心。乃自貞其身。此後人稱之爲貞也。或作  
不與可貞讀。意謂不則可貞。義亦相同。言幹父蠱與幹母蠱。畧有異  
也。父蠱必幹。而重在身後。母蠱可幹與不可。當視其時情事。所謂母  
蠱者。不過家事。女子主內故也。非如父之蠱。足以影響家國天下也。

且母易事。非如父之嚴。苟自貞不懈。必能動其慈愛之心。則雖蠱。猶  
不足爲害。故不必彊幹之也。又况九二得位乘時。今之所爲。固无不  
宜。前之所遺。亦非盡悖。則爲之承紹者。第盡其貞。卽足以致于至善。  
爲其得中道也。得中道者。不可有過不及。若持之太過。猶不及也。過  
不及者。皆背中道。是失爻德。失爻德者。不成事。則欲幹之者。反害之  
矣。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中道之可貴也。中道者卽貞也。貞何以爲中

道。卦例內貞外悔。九二居內之正位。爲貞德之大本。能貞。即行中道。失貞。即乖中道。爲人後而乖中道。安望其幹前人之蠱。則知貞之爲九二要德。所以克幹母之蠱者。正以能貞。貞本爻義。能貞則能保全其守。凡內卦皆重守。故人道先利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宣聖講義

此蠱九三爻辭。言九三之用。及其吉凶也。九三居內卦之終。上接六四。下連九二。與六五相應。亦陰陽交錯之地。而以重剛失中。得六四爲配。宜幹蠱之象。所謂父蠱者。猶初爻也。亦不宜過執父母字。總屬

親耳。以九三非正位。而陽德特盛。故曰父蠱。陰陽既離而不和。上下相從而有限。其終雖善。其中必難。故曰小有悔。无大咎。以九三逼近外卦。與悔易接。非九二之得守貞也。然蠱卦全卦。皆取始悖終吉之義。雖小有悔。仍无大咎。就事理言。幹父之蠱。必彊有力者。以彊遇剛。恆易折。而以卑上接六四六五之柔。相與協濟。猶之得良朋以相佐助者。則雖有重剛之嫌。終得和巽之用。此有悔可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幹蠱之不易也。九三爲人爻之始。以內交外。

而與六四親。雖陰陽各極。而剛柔得調。此其終能免咎也。譬諸孝子賢女。雖歷艱險。犯憂虞。而因志氣堅彊。友朋協助。是能幹父之蠱。以成事業之功。猶神禹之治水。少康之中興。其所爲雖艱難。而其成則偉大矣。本爻以人事爲先。則所需于人者。不獨堅彊之才。且須溫和之德。方能始終不懈。德業並新。此爻辭言外之意。讀者當細味之。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宣聖講義

此蠱六四爻辭。言本爻之用也。六四爲外卦之始。屬艮卦之四爻。而與九三同爲人爻。九三以重剛失中。六四恰與之反。四爲陰位。六爲

陰爻。以柔居柔。其道本乎坤。其德依乎艮。坤靜而艮止。在外爲動。而得靜。爲行而協止。有進退牴牾之象。而下接巽之兩陽。上隣六五。以應上九。是在羣陽之間。四與二同功。退與初爻配。初六九二。一陰一陽。以和于內。六五上九。以交于外。而得九三相濟。亦屬一陰一陽。是其前後相調。居中能協。故爲吉爻。而能裕父之蠱。父者指陽爻。蠱者因相錯。裕者寬也。書所謂垂裕後昆之裕字。與此一義。不曰幹者。正以重柔居中。其志純靜。其德悠長。非如前後各爻之彊悍促迫也。幹言其才。裕言其德。言才賅德。而以才稱。言德賅才。而以德勝。曰幹曰裕。必才德兼具。而六四德優于才。故獨以裕稱也。裕之爲用。雖同屬

孝子賢嗣之事。而其進也舒遲。其成也遠大。蓋不忍遽背其親之所爲。不欲急彰其身之美譽。則委曲以圖之。徐徐以致之。或以所爲而歸美于親。或以所得而全譽于上。使外人不以功業驚其能。智勇稱于世。則雖一樣幹父之蠱。而其行止異矣。故稱之爲裕。裕猶豫也。豫爲之謀。豫以成之。无不出于豫。則本雷地奮豫之義。而獲殷薦配考之功。以其豫于己者。必豫于親。豫于前者。必豫于後。則先人因我而終豫。我之子孫亦因而永豫。此書垂裕之意也。曰蠱者。必有未能豫也。今以豫見稱。則蠱非蠱矣。此裕父之蠱。實爲光前啟後之業。天下且被其澤。而莫不同裕。天下同裕。則雖有父之蠱。終亦无害于事。此

以柔克之利。實優于剛克者也。然既曰裕。而道在柔。則進也。不可造次。其爲也。不可魯莽。則宜順事理之自然。依時機之自至。待其來而後動。因其可而後行。故爻辭有往見吝之占。爲不可急急以求見也。匆匆以爲功也。往與來對。見與隱對。蓋父之蠱。有難顯者。則不可見。有難遽者。則不可急。當知雷地之奮豫。不宜于幹蠱之時。恐讀者因裕而思奮。乃明往見之戒。往有自干之義。見有自銜之嫌。自干者多恃其能。自銜者多好爲譽。皆非裕蠱之道。此所以爲吝也。吝者吝也。行而不通。予而勿捨。曰吝。言六四以柔道勝。處失中之地。有交錯之艱。固有進退易阻。行止難暢之象。而本艮止之義。率坤靜之德。皆宜

待時以行。自晦以守耳。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雖欲往。仍不可得。雖欲見。仍不能也。此時地所限。爻象所爲。故易幹以裕。爲明六四之以柔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宣聖講義

此蠱六五爻辭。言本爻之用也。六五居外卦之中。得位之正。而以陰連陰。亦重柔之象。顧得正位。下與九二應。內外相得。與九三並。剛柔

相從。爲得時之象。遂與六四異。六四純柔曰裕。六五以柔行剛。與九二以剛行柔同。故曰幹。而六五得位。又在上。有超居上位。環視天下之象。天下望之。名譽歸之。此爻辭有用譽之占也。六四以往見吝。六五則用譽。此正相反。蓋六四以隱爲志。六五以顯爲志。二者地位之殊也。用譽者。以幹蠱而全親之譽。己亦與有榮焉。非謂以幹父之蠱。爲己名也。凡言幹蠱。必屬孝子賢嗣。世未有孝子賢嗣。以親之蠱。博己之譽。故用譽者。明其不獨于事有成。而于親之名亦彰。爲能因功業以揚其親也。夫揚親者。必有全德。德必以業顯。則功業之成。卽德之明。德之明。卽名之顯。此大孝也。是用譽二字。明其功業之已成。其

德之已明。非徒幹蠱而已。以六五乘時得位。有可用譽之資。而登峯造極。有必用譽之際。蓋卦之用極于五。過此則窮。窮則變矣。六五處當用譽之時。有可用譽之地。正宜德之大明。業之大成。若猶默默无所聞知。是由業之未就。德之未立。是不足以語于幹父之蠱矣。是不能孚蠱卦元亨大治之用矣。所謂人事背乎天。人道違乎時。則易教爲虛行矣。故用譽二字。爲本爻最要之義。亦全卦最終之用也。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明用譽貴乎德。恐人或誤以爲貴名。故指出德

字。以見非明德。无由得譽。非明明德。无由用蠱也。承以德承字。繼前各爻。申明幹蠱裕蠱之義。而暗示用蠱者。必由下承上。後承先也。蠱卦大用終于此。故上六爻辭則已變。不復云蠱。而用蠱者。亦當審焉。

### 宏教附注

蠱卦大用終于六五。故有用譽之語。以應元亨之占。元亨大治。尙有无譽者哉。唯此譽。非自求之。乃德業既成。天下同歸之。而名自遠。親之譽。以此益彰。孝之道。以此益大。全章雖不言孝。而實明孝道者。蓋孝莫難于幹蠱。舜禹是也。明乎此。即明蠱卦之用。而六五用譽之義。亦自昭昭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宣聖講義

此蠱上九爻辭。言上爻之用也。蠱之爲用。極于五爻。六五幹蠱用譽。釋文謂承以德。明蠱卦大體大用。以與彖辭振民育德相應。非德无以幹蠱。非德无以承業。德日積。功日隆。蠱用以大。而五爻得位乘時。功業昭昭。德用已極。更進則德无可名。猶中庸之稱玄德。无聲臭可聞見矣。上九爲德之既成。名之既立。至德而至道。由明德而止于至善。高矣美矣。蔑以加矣。將何爲哉。故爻辭稱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用蠱者至此。已无可乘。乘時退休。卽功成身退。體天之道之意。蓋

上九當全卦之終。爲六位之極。又係艮之主爻。有終止之義。下與巽之九三應而不侔。剛而不調。道進則窮。數極則變。不得不自退隱。而棄其祿位。以保其玄德。藏之名山。孚天道之太虛。體乾元之不息。而獨高尚其事。逍遙于造化之外。猶乾之用九。无形无色。永久无疆。則天下長保元亨。而聖人終于无爲矣。稱王侯者。以蠱爲政治之主。而上爻非當位之人。全卦五爻。皆以幹蠱裕蠱稱。足見其志在承紹他人。而自居其後。或翊贊尊長。而自在其下。故喻以子女或臣僕也。而上九以非其位。非其時。功業已成。上下已安。既无蠱可幹裕。則庸有王侯可事乎。不事云者。非不欲也。不可也。不得也。天下已治。則賢者

无志于世。此不事王侯。非好爲清高。乃時勢使之。不得不退藏也。夫退藏非不事事也。君子雖在野。必有其進德脩業之志。未嘗貪逸豫也。故乾卦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則蠱之上九。雖不事王侯。而必有自勵之常業。卽所謂高尚之事也。高尚之事。非謂高于他人。或異于他事者也。君子以道德爲立身之本。窮達皆有所爲。明明德者。達則兼善天下也。止至善者。窮則獨善其身也。而此所謂高尚者。又非獨善已也。將以所脩公諸天下。後世永垂于人。則止至善。實亦盡性中仁智之德。而達至誠成己成物之願也。故稱之曰事。使人知退隱之非偷閒好惰。而自墮其德業也。且蠱訓事。上九雖无位。亦

當有所事。故以一事字。明其必有所爲也。猶佛之深脩。老之去國。雖似潛身世外。不復與人間事。而其心志。固无時不悲天憫人。无地不宣教授業。誠以成人成物之志。无出處一也。所謂高尚者。以其事較事王侯爲高耳。譬之老氏之西行。而道教以傳。自高于柱下史。佛氏之出家。而釋教以立。自高于國王。其功業雖未顯于當時。其道德直可垂諸无既。則其高下之判。然可知矣。說者以不事王侯。二語爲自甘隱遁。不求于世。不復以天下爲念。實未知蠱辭之義也。蠱以元亨稱天下之治。則用蠱者。始終不得悖此旨。上九雖爲極變之時。而其本未易也。則雖不得王侯。仍當推其德。以成天下之治。雖不圖功業。



仍當廣其道。以化後世之人。如是方稱蠱元亨之用。孚天道行健之德也。正如天之有秋冬。實爲備春夏之生成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言高尚其事。爲其志之大。可爲後世法則也。以當時功業雖或顯赫。不過一代之治安。而道德之得推弘。則足致萬年之樂利。曰志可則。意卽立教爲天下後世效法也。以蠱卦終始體天行之不息。終而復始。永古不休。則上九之終。應反于初六之始。而吾身雖已非舊。其德業則仍常新。此彖辭以振民育德爲言。與大學之

明德新民一義。唯能明德以至新民。始能止于至善。唯能止于至善。始能永遠明德新民。二者始終之事。而非一往不復。或一逝卽止者也。故上九以時之窮。則退而事其事。待時之復。仍當推之于功業也。蠱之下巽順以進。其上艮止以息。上九應艮之止息。乃退而致力于止至善。正如高山積土。足爲大地所仰望也。息乃消息。非休息。四時之秋冬。正天之息也。

宗主附注

蠱卦以上爻爲最要。此爻有異于前五爻者。以數極則變。物極則反。蠱以用世爲志。至上爻則反以退隱爲志。蠱以立功爲高。至上

爻則反以肥遯爲高。此其最大之不同處。蓋一卦六爻。上爻與五屬天爻。上九天爻之最高位。非人間所能用。而蠱之上卦爲艮。艮以止爲用。以山爲象。山峯不可下降。止靜不可任動。此中妙義。有非文言所盡。然易者以人道爲主。人道有行藏進退之要。能退藏者。始能進行。在前五爻。皆進取之時。至上爻。則不得復進。有如乾之上九爲亢龍。進必有悔也。讀者細繹講義自明。

又曰。蠱卦合艮巽二卦而成。下卦爲巽順之象。上卦爲靜止之象。由先天言。爲陽紹陰。正繼邪。由後天言。爲順以正。止以進。周易本後天之義。以人道爲先。人道莫大于孝弟。孝弟爲性中至德。純乎

天理。無論處何艱苦之際。丁諸迷亂之時。仍以孝弟爲重。故大舜不以父母頑嚚而減其孝。神禹不以鯀方命而失其志。此即幹蠱之義最著者也。爲能如是孝弟。方能充幹蠱之道。爲能如是幹蠱。方能盡人道之分。其大則不外順以正。止而進。卽巽艮二卦之本德耳。巽則處世无不合。而事親尤得其當。艮則立身无不宜。而致功尤扼其要。爲蠱訓事。必有爲也。必有成也。爲者。明德親親新民之事。成者。盡仁盡智。止于至善之事。一言以蔽之。大學之道所包者耳。故聖人不憂亂世。不畏喪家。而能撥亂反正。與喪底成。以應天道來復之數。以孚易道乾元不息之教。此蠱之所由象。蠱以三

陰三陽。體乾坤二元。開泰同一二運。其含義大矣哉。

宏教附注

蠱卦辭最略。意義多未明。為文王擬時。有所避忌。周公亦未便述明之。推辭中一字一句。或露微意。如不可貞、小有悔、諸語。皆含深義。非如後人所釋。講義特為指出。讀者宜細思之。所謂父母、包君親長上言。文王不敢指明。而卦以一女一男合成。故但云父母耳。

臨卦三三

兌下坤上

宣聖講義

臨卦由坤兌合。上地下澤。地與澤皆陰也。而澤在下。二陽居初二爻。為陽長陰消之象。陽雖少于陰。而得位乘時。有駸駸日上之勢。陰雖多而在上。被陽所迫。不能自持。有漸漸變于陽之勢。變則為泰。而陰陽平矣。臨雖四陰二陽。而陰與陰聚。陽與陽連。故名臨。如大軍列陣以相臨也。如貴賓結駟以來臨也。又如滙眾水以臨大海。連羣峯以臨大壑也。又如日月麗中天而臨大地。風雲排太空而臨山河也。其勢甚逼。其狀甚嚴。其來也儼然。其加也勃焉。是曰臨。猶兵臨城下。人

臨庭舍逐之不可遣之不能。唯有迫而相遇。出而與見。故曰臨。臨至也。言既至也。既至者。无可挽回之時。无可推宕之地。而卒然以對。突如以抗也。在卦陰與陽對而不能調。陽與陰抗而不相下。來者其促。往者其遽。進者將趨。退者難住。故其情若相須。而其實則相拒也。臨卦上坤本靜順之德。下兌有悅澤之情。兩卦相合。應相得。而以爻位剛柔不調。上下相逼。遂有抵拒迫脅之勢。二陽漸長。漸升。四陰欲降不得。迫而俱化。乃為陽長陰消之象。陰消則柔易剛。陽長則小變大。故臨稱大。以陽壯也。與大壯義同。大壯為震乾合。雷化于天。故稱大壯。臨以坤化于兌。陰化于陽。亦以大稱。雖非眞化。乃勢逼之。以陰

易為陽。亦孚至極則變之例。以二卦皆陰。陰已極矣。母借少女。柔之類也。兌化為乾。陰乃蛻也。其變所至。地天泰也。泰者大也。臨之所望也。臨與泰皆屬坤宮卦。坤一變為復。二變為臨。三變為泰。皆以陰變陽。至泰而極。故臨有類于泰。泰者富有之象。天地交孚。萬物滋育。則富有而樂于施與。臨以類泰。頗具富有之象。亦懷施與之心。故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臨與而觀求也。然臨非眞富有者。其與也。或取之于人。或先與而後求之。或有所求而後與之。與觀之為求。其不一定相同。故用二或字。言臨好與。而或有求時。觀喜求。而或有與時。但臨與多。而觀則求多耳。二卦一正一反。其體用相兼。以臨二陽在

下而觀反在上。在下則生育衆而易富有。故志樂施與。在上則消耗多而易困窮。故志喜索求。與者以物與人。求則反求物于人。一則有餘。一則不足。故志趣殊也。既知臨之類泰。則知志與之由來。與觀之類否。其志近于鄙嗇。正相對。皆爻位之所系也。

臨卦之對遯卦。其比如師如履如復如豐。皆有相通之義。而其顛倒卦爲萃。更有相對抗之象。以萃兌在坤上。臨則坤在兌上也。凡物之相近者。唯地與水。澤亦水類。地之于澤。既爲類近。又爲防隄。蓋地以土用。土足制水也。塞水者必用隄防。澤之四圍必爲陸地。是相制且相成也。萃以類聚言。臨以防堵言。蓋萃兌在上。猶水之屯集地面也。

臨則兌在下。猶土之防堵四旁也。水无防則汜流无止。得土以爲隄。則逼處一隅而不復漫漶。然隄防不固。必有潰決冲澗之害。是二者之相抗拒。有如仇敵也。故兌字上缺。示其易潰。坤字如由。示其有防。今二者合。則足著其相迫之情。見其相拒之志矣。唯水柔物。防堅則自困。又流性。土薄則浸淫。此臨之爲用。有其利與害焉。藉隄防以範水流。而爲物利。則能成其用。因堵塞以激水怒。而致潰流。則反得其害。故善用臨者。因利爲功而不過。以時制用而毋貪。則雖有迫脅之虞。而終免衝突之患矣。臨者至也。事物之至非所豫期。曰臨時。可見其與豫之義相悖。雷地豫與復反。臨類復。亦與豫悖。明臨豫之異趣。

則明臨之大用矣。

宏教附注

臨有賁臨之義。以上臨下。以高臨卑。皆含迫促之意。故事出倉卒。曰臨時。又凡親至者曰臨。猶蒞也。言既至也。又所經者。曰臨。猶歷也。言已至也。皆有賓主相對。物我相抗之意。即臨卦地與澤相拒之象。而事物之著者。則有相臨之象。如人臨水畔。馬臨崖前。皆有迫促不可久留之勢。賁取澤與地之相迫也。以澤地一剛一柔。一動一靜。不能調和。則唯有互爲防拒而已。此義最宜于用世。讀者可細參之。

臨卦爻象。四陰二陽。二陽在下。四陰在上。陰多陽少而陽貴。陽出于陰而陰消。故臨孚天德。得乾元之氣。六爻互地雷復。與地天泰。皆其先後世。四至二爲震。三至五仍爲坤。五至初爲艮。六至二爲巽。則含山風蠱象。故臨繼蠱。其義以有事者必大。如人功業彪炳。譽位隆崇。則必非常人。世所稱大人者也。凡易卦稱大。必因乾。臨之大。則以出乎坤。返乎乾。而能應事體物。育德致用。以成資生之道。以廣大生之義。故以大稱。謂臨含陽化陰。振起幽潛。流光沛澤。渣濡六合。地道博厚。則能載物。澤流原野。則能生物。合而爲臨。則發揚上下。贊翊生成。稽于時。爲冬之餘。爲春之先。培蓄蟄類。涵潤萌芽。化寒氣以爲溫和。

發深源以爲厚澤。融冰霜以濡枯土。轉星宿以開春元。則臨之功也。故臨在卦爲大。在德爲施。在用爲生。在氣爲轉。以乾元之道。成坤元之德。剛柔不中而能和。不平而能應。上下孚其進退。內外調其消長。乃前協于復。後啟爲泰。而周易則上紹隨蠱。下交觀卦。變而有常。時而有正。此臨之爲吉卦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 宣聖講義

此臨卦彖辭。明全卦之用也。臨字義已見前講。臨字形從臣從品。上加人字。有主客揖讓之象。又有君臨臣服之象。品三口。猶三人之意。

而高卑大小有別。上口如君。下二口並立如臣僚。又如主帥在前。卒伍隨從。上之人字。如冠蓋幘幘。而傍倚臣字。如有所輔翊。蓋取相對相抗。而有彊弱先後之義。卽本卦爻所象陰陽上下消長升降之數。以體人事尊卑彊弱進退屈伸之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道以時行。事以人立。而莫不本于天也。臨天道也。唯天爲大。而臨則之。故備四德。以同于乾。乾健不息。臨則有進退。乾元純陽。臨則有消長。進者吉。退則凶。長者吉。消則凶。皆指陽也。當臨之時。陽升于地。化爲春風。以備萬物之生成。以爲天下之繁榮。如梅先春而花。見天地之心。其道精而德弘。故能體乾而化坤。唯天數有長者消。有進者退。有顯者隱。

有彊者弱。臨當春而利。至秋則反。八月秋半。而爲陰之盛。當卦之觀。恰與臨反。故臨至八月。則有凶。爲數盡而氣改。時過而事非也。曰有凶者。天道如是。人能體會得宜。或亦免焉。臨本十二月卦。時既有異。方亦有殊。合于陽者。必乖于陰。長于前者。必消于後。臨爲陽長陰消。觀則陰長陽消。長之爲吉。遇消則凶。此八月不利于臨。非卦之凶。乃時之災也。時屬天道。而趨避在人事。是雖凶。猶可免。况臨既備四德。周于四時。苟善用之。非必窮于八月。而彖辭之意。爲其因陽之長。乘剛之勢。志在上進。不知退避。與遯之性情相反。是宜于春夏。而不利秋冬。猶人之勇于進取。不甘退讓。徒知用元亨。而不克守利貞之道。

故雖備四德。而至八月有凶。以陽不久將消。恐臨不肯自伏也。觀臨字左低右昂。示以陽屈陰。而不甘屈于陰之意。二氣同分。而陽居先。如春夏之在前也。若易爲遯。則陽能自退。不復與陰爭。則免于凶。讀者宜合遯觀之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 宣聖講義

此釋全卦彖辭之義。明全卦之用也。臨以二陽在下。依坤卦之變。由復而臨。乃陽長陰消之象。陽出于地而上升。初爲地雷復。次爲臨。再



進爲泰。皆陽漸長之卦。故曰剛浸而長。浸卽漸也。如水之浸淫。由漸而至耳。陰之化陽。由氣之漸變。非一蹴而幾也。剛長則柔消。臨以柔盛而剛得時。其體猶柔。則以上爲坤。下爲兌。坤兌皆陰卦。故德以柔稱。坤順而兌悅。故曰說而順。說同悅。取兌澤之義。言澤能悅萬物也。坤以順承乾而成萬物。兌以體坤而悅澤萬物。臨兩兼之。是能體坤成乾。因柔化剛。以應天道。而惠萬物也。九二在內爲正位。故曰剛中以與六五相應。得時行令。上下交通。秉坤益乾。內外協德。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大由乾之德。亨亦本乾坤之合。正以九二正位而應乎乾。雖坤之屬。其道則孚于乾。故稱天道。天道見于時。四時寒暑。天

道之消長。春秋生殺。天道之往復。臨以天道爲則。以時令爲度。吉凶乃與時消息。而八月不利。爲其當秋殺之令。陽消之日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言臨以陽用。陽長則大亨而協吉。陽消則凶。八月爲秋中。承夏令之餘。介否剝之間。其卦爲觀。與臨恰相反。故凶。消不久者。指陽雖長。而消之時。不久卽至也。蓋臨爲十二月卦。當春之先。正得陽剛上升之氣。以應天道生發之令。而一屆八月。氣已變。令已換。則反爲觀。而陰長陽消。是其凶也。乃對臨之時言。爲臨利于陽而忌陰也。陽與陰原相消長。无一日停。八月陽消過半。正與十二月陽長相對。故當臨之時爲吉。當觀之日則凶也。曰有凶者。明其屬于

天道。人苟善趨避。猶可免也。不過用臨者。至八月已窮。其數必變。若不知順變。則將罹于凶矣。易教重人事。以人應天。而能趨避。則逢凶可化爲吉。如卜得臨者。當知臨之用有窮。而預爲之備。則不致有八月之凶。不獨八月爲凶。凡陽之消。陰之長。皆非臨所宜。獨舉八月者。以其時正與之反耳。凡卦皆有時令。皆有宜否。今以臨明其例。使占者知所審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 宣聖講義

此臨全卦象辭。申釋全卦之用及人事之所孚也。臨以體坤合乾。備

四德而剛中能應。得正位而悅澤以順。是具天地生成之道。有乘時致用之功者也。故君子因之以興教育。勵思想。而孚乾之天行健。以自彊不息。不獨爲資生之德。且含成用之義。以兌之悅澤萬物。如水利潤。坤之厚德載物。如地之廣博。君子因之行仁政。敷德教。闡文明。以容民保民。本坤之行地無疆。以保育天下。不獨爲順承之道。且發揚文教之光。蓋以陽上升于地。而廣挈羣陰。潛移默化。使咸歸于教育。安于文治。聖人則之。以覃敷文德。勵精思而弘仁政。著作楷模。行惠澤而保天下。无非體乾坤之道。成兌澤之功。有如聖王在位。臨民作之君師。勞來慰往。安良化暴。唯日不息。以勤于教治。唯化無垠。

以廣其生成。自持以敬。待人則誠。自處以莊。待人則恕。體臨九二正位之德。化諸陰同順于陽。猶君子以誠敬仁愛之心。由教與政。以化羣氓。同躋康樂也。教思无窮者。自勵以及人。卽以身作則。示民以範也。容保民无疆者。自誠以成人。成物。卽推己以盡性。而時中。致中和。以位育天地也。蓋臨進則爲泰。泰則天地位。萬物育。臨之所志也。容保二字。各有意義。如秦誓之能容人。保我子孫黎民。言能容人衆者。必能保民。不能容人。卽不能保民。所謂招來勞居。有遠近廣狹之分也。以臨因兌澤之象。依陽長之義。如水之漸被。氣之潛移。在不知不覺中。而能使天地同化。卽由教思之精弘。德澤之深遠。能默化民衆。

使歸于大治。以成元亨利貞之德也。正如十二月當春之先。氣候漸和。生成漸見。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故爲之。而莫非教政之功。非必致之。而莫外生成之澤。此中義理最湛深。當于後詳論之。

宗主附注

臨爲二陽四陰卦。繼蠱之後。蠱與隨皆三陰三陽。陰陽平均。天地交孚。則萬物以生。萬事以成。故蠱訓爲事。言其爲萬物萬事繁雜之象也。繁者數之必變。氣之必化也。平均之變。乃有多少。交錯之變。乃分疆域。正如四時。春夏之與秋冬。互相推遷。而萬物萬事。卽隨之生死消長。有不期然而然者。臨當蠱之繁雜庶育之餘。而有

獨當直起之勢。為須應世道之變。人事之非。將以整理天下。統率一切。使物自為類。事自成理。以體乾坤之道。而廣泰之用。故備者必繼之以簡。雜者必繼之以純。此天道變化自然之理。事物遞嬗必至之情。將以循環往復。迄于不息也。如不循環則絕。不往復則消。消與絕。天地同滅。更何事物之可言。故當盛時。已孕衰之機。當進時。已伏退之象。周易定卦次序。即本是例而相推移也。臨以二陽在下。四陰在上。與蠱隨之交錯平均者。皆不同。為其備四德而稱大。賅萬有而志與。大即乾之德。與即泰之用。謂得乾之大生。泰之廣育也。與者施與也。有而後能施。泰兼大有之象。故能施。臨心

好之。故志與。與觀之志求。恰相反。則以觀陽在上。易窮也。

### 初九咸臨貞吉。

#### 宣聖講義

此臨卦初九爻辭。言初爻之用也。臨卦以爻為用。初二兩爻皆陽。陽以臨陰。剛以臨柔。則陰隨陽化。柔隨剛易。此氣之所至。數之所變。雖陰多而不能與陽抗。柔盛而不能與剛平。則相與俱化。此名咸臨。咸者同也。皆也。莫不如是之意。言陽以臨陰。下无所牽。進而不阻。如大之臨小。尊之臨卑。則雖有主賓之名。實猶主僕之分。陰既不與爭。而本其隨順之德。則陽之所至。陰莫不從而順之。故曰咸臨。以一挈眾。

猶天子之下臨。臣庶无不隨集。以供奔走。而人民无不傾向。以聽使令。則所臨之地。更无主人。足爲分庭抗禮之儀。亦无外人。足爲牽挽阻止之力。則雖似有主賓之象。其實主亦猶賓從也。是稱之咸臨。言无不至也。初九以初升之陽。飛騰迅奮之勢。有非力所能遏止。且得九二之聯貫。有羣集同舉之象。尤非人事可能排抵挽退之時。故稱咸臨。見其事之必行。志之必達。起无不應。推无不遠之意。其所然者。爲初九得時之宜。當氣之盛。而以陽加陰。以剛出柔。如正人君子。乘時奮起。天下雲從。而言行爲大衆所懷。丰采爲羣倫所望也。故其占吉。以初爻位在下。動于羣衆。起于田野。猶聖賢發于隴畝。英雄起于

草澤。必有其德。必有其才。才德既全。羣衆咸服。則克協貞吉之占也。貞正也。出无邪私。行非委曲。故曰貞。且當內卦之始。爲兌澤之初。有德以服人。有才以悅衆。而心志正大。行止光明。如女子之貞節有素。人自贊美之也。又初九九二。以兌澤之二陽。應坤之純陰。初猶地雷復。克己復禮之道。以履乾之行健不息之德。進則地天泰。乾坤交泰之象。以成同人大有之功。故其進也。天下順之。其守也。人民望之。此所以爲貞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言貞吉之占。咸臨之用。莫非因于志行之正大光明也。以兌之對爲艮。合之爲澤山咸。咸感也。山澤通氣。感動至捷。人之所能互感者。必性情之所發。發于情。正于性。澤主發動。山主正止。咸卦以發動而得止于正。名爲咸。今之咸臨。亦本此義。爲能發而應乎人情。正而合乎天性也。故釋文稱之爲志行正者。明咸臨之得衆而貞吉之順天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宣聖講義

此臨九二爻辭。言本爻之用也。咸臨義同上。以陽得正位。如賢者得

位乘時。獨立不倚。雄顧四方之象。又猶英才崛起于下。得民人擁戴。以臨天下。而天下莫不順之。故有吉无不利之占。吉指德言。无不利指功言。德立于內。而見于外。功成于人。而歸于己。功德一也。分言之者。以九二得位。有可爲之時。而因應適宜。有成功之望也。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九二之有爲也。未順命有二義。一則言我德既立。進則有功。所對之主。爲陰柔无道之六五。不足與有爲。則不奉其命。而獨立自彊。以救天下。以綏衆民也。一則爲有德有才。乘時得

位所向无阻。所至无前。天下莫不順之。兆民莫不服之。未順命者。卽未有不順命之意。未猶莫不二字之義。以釋爻辭无不利。爲所至莫不應命。莫不有功。古時文字簡畧故耳。或以九二在下。雖所至有功。猶人臣之位。尙未受天命。故曰未順命。然順與奉異。順天者。乃對上言。事如湯武之代起。原在臣下之位。而有君人之德與才。雖未至帝位。而天下莫不服之。是對桀紂之命爲未順耳。蓋臨以陽崛起而屈陰。以在下者上騰。而正當時之罪。申救民之討。正如湯武之事。雖與革有別。而其義頗似革。革取澤火合成。而臨則地澤合。其同爲陰卦。而陽上出。固有近似。九二逼于四陰之位。其下有初九之助。欲罷不

能欲進則唯有自奮以迫陰使服。故未順命一語。實以九二不得順六五之命也。其勢所迫。其道未由。如湯之事桀。文王之事紂。終不可得盡其臣節也。未字與末字義通。言末由也。此爻關於臨之大用。讀者宜細審之。臨之所以稱大者。卽在九二一爻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宣聖講義

此臨六三爻辭。言本爻之用也。臨卦自三爻以後皆陰爻。皆以陰順從陽。而隨剛化。其德與初二爻有別。其用亦不同。視位當否爲準。六三以陰加陽。不得其位。而以柔遇剛。有飶其德。曰甘臨。言如味之甘

口也。

甘字猶書、甘酒嗜音甘字、卽耽好  
酣醉之意、不獨身口所嗜也。

六三本兌之主爻。以悅澤爲用上。

接坤之至陰。下隨初二兩陽。介乎剛柔之間。而具愉快之想。在人則喜其柔。而和美調適。以甘相悅。在己則得其剛。而匡益愛慕。以甘自飫。故曰甘臨。言主賓上下均能悅從。如味之適口。口之美味也。凡相悅者。必怠其志。宴安耽毒之謂也。男女貪戀。則損其德。君臣貪戀。則廢其政。友好貪戀。則荒其事。凡有所甘者。恆喪志辱身。敗德毀業。爲其不能刻苦自勵也。故曰无攸利。言无益于身心。无成于德業也。然以六三雖柔靡寡能。阿好失志。而以其近于九二。迫于陽剛。得聆乾惕之戒。頗知恐懼之義。則雖甘悅自畫。而猶憂慮其後。既知憂矣。則

咎可免。謂終不爲甘所困。而能隨九二奮進。以善其後。雖有咎亦不久矣。故曰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用六三不可不慎也。六三以陰從陽。善惡兼具。甘之與憂。一善一惡。貪于甘則敗。發于憂則成。爲爻象自眩之義。視人用之如何耳。以位不當。己之无權。則不覺甘悅。以阿好于人。是其初之過也。因陽剛之逼接。而友輔之獲益。則猶能振聵啟聾。以生于憂患。而圖自蓋其愆。是其後之免咎也。免咎卽改過之效。吾人宜



知所勵矣。

六四。至臨。无咎。

宣聖講義

此臨六四爻辭。言本爻之用也。六四居外卦之始。爲坤卦之初。與六三同屬中爻。一陽一陰。位自不同。而爻皆柔也。坤與兌交。地與澤接。故曰至臨。至亦臨也。臨之取義。卽本乎是。澤爲水。地爲土。水土相抗。而不相仇。相防而不相羸。故曰臨。如賓之來至也。六四恰居臨至之衝。故曰至臨。以陰居陰位。合乎既濟之道。其位爲當。故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中位之重要也。中位以九三六四。合乎既濟之例。爲當位。反之則與未濟同。爲不當位。故六三爲不當。而六四爲當也。此義已迭見各卦。今重述之。使讀者知中位之要。而臨之進爲泰。則中位皆當。反爲否。則皆不當。臨則六四爲當位。故有可爲。君子因之以成元亨利貞之道。以致教思容保之功。其所本皆在此一爻之當位。以發展人事。光大人道。而推進于泰與既濟。此以人爻所在。有異于他爻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易經講義

此臨六五爻辭。言五爻之用也。知臨指知識智慧。有所加臨于事物也。六五以陰行陽。得外卦中位。有俯臨一切之象。所需者。高視遠矚。廣接公衡。非知識。无以調察其情。非智慧。无以辨別其要。而六五得位乘時。又能柔勝。高明柔克。則事物足成其聰明。以陽化陰。而得陽之中位。沉潛剛克。則耳目足用其才智。是兩相益也。蓋有知以明事物。則格物之義。因事物以增益其知。則致知之義也。二者迭爲主賓。故曰知臨。六五與九二相應。一陰一陽。一內一外。剛柔互濟。則上下相得。君臣互濟。則德業同大。此在有其位者用之而宜。乃見其功。故

曰大君之宜。言非得位而有德者。不克副是爻之用也。大君不必天子。唯以德位俱隆爲準。以非九五也。知屬于心。宜屬于物。知成于己。宜見于人。知出于內。宜達于外。知本于虛。宜徵諸實。故有知者。必得位乘時。而後成其用。而乘時得位者。必格物致知。而後見其才。此二者亦相需相成。猶有位者。必有其德。有德者。必有其才。才德在己。時位在天。人天相因。而天下平治。大衆歸服。此大學平治之道。始于格致也。既得其位。克守其中。則其行之吉可知。爲柔以剛成。形以神用也。此爻最重在得中位。致中行。處處不失中。而後事事得順理成章。此聖人制作之本。在上者卑以就下。在下者崇以孚上。上下相濟。乃

成中行。若高益高。下益下。相去日遠。乖中行甚矣。故泰卦以坤在上。既濟以坎居外。而臨以坤居兌之上。正是此義。亦即稱大之由來。志與之道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中行之可貴也。以九二在下。而曰未順命。以六五在上。而曰行中。无非抑高崇卑。扶陽按陰之義。此即中國民治精義。不以位之隆。而忘德之盛也。臨之備四德。有異他卦者。實在此。无他。陰雖衆。能從陽化。位雖高。能以中行而已。讀者于此宜細審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

### 宣聖講義

此臨上六爻辭。言上爻之用也。上爲坤之終。坤土也。敦厚也。土極而厚。地之德也。以地防澤。貴在敦厚。厚則无漫漶之虞。故占吉。既吉矣。自免于咎。故曰无咎。土厚載物。河海不洩。則澤成其利物之功。故得吉占。而土與水相制。土盛水安。不至相害。反能相成。故免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臨之大用仍在內也。在內者。指利貞言。以地

之用。在能制水。水之用。在能自制。如以隄防水。水不汎流。則成利物之功。是土之功。即水之功。而臨卦坤在外。兌在內。坤之功。即兌之功。然非坤。无以成兌澤之用。坤不自見其用。而志在成澤之利。故曰志在內也。坤道至此已極。極則必變。變而爲艮。亦土也。土更高矣。故有敦臨之稱。山澤通氣。山川出雲。雲氣所蒸。爲霖爲雨。終化爲水。則山林之用。亦水澤之功。不獨互益也。山林之志。反切于成水澤之利。是上爻之位。雖超出羣爻。而志反在下也。亦極高變卑之義。天道固如是也。爲有山之高。愈見水之下。爲有山之用。愈著澤之功。物之相反相成。其理然也。是用臨者。以高臨下之勢。必知以高就卑之道。无使

高者愈亢。下者愈沈。失其中行。咎害立至。故臨之進爲泰。而地反居天上矣。深明此理。則事无不成。功无不大。地以代天。坤以承乾。博厚以成高明。悠久以至无疆。則天地之生成。人物之化育。皆由此道見之矣。故不曰高臨。而曰敦臨。敦之半。即亨字。有類于高字。而義則易高明爲博厚。此即地道代成之象。讀者宜細思之。

宗主附注

臨卦以陰消陽長。陰日消。而勢尙盛。故有迫脅之象。臨爲十二月卦。進則爲泰。泰則陰陽平均。而地天交和矣。是在臨爲未和。爲偏勝之時。陰以畏陽。而不甘退讓。陽以近陰。而有所逼。則成相臨之

象。陽既日長。陰乃日消。消長之間。其氣甚促。故臨爲大。以其勢兩  
不下而爭大也。雖陽得地。足以迫陰使退。而陰猶多。仍不即讓。在  
卦雖屬陽。而其時猶偏陰。正如十二月之候。春風未動。寒氣猶嚴。  
剛爭于柔。少以勝衆。則其間變化至捷也。唯臨以陽勝陰。順天之  
道。得氣之先。而有本有原。能中能大。得初九之陽。本源已固。乘九  
二之位。中位不虛。故能上應諸陰。直達于天。以化坤爲乾。變柔爲  
剛也。在卦坤與兌合。坤爲順。兌爲悅。順悅以進。則爭而不犯。嫌而  
不妬。諸陰自退。以成陽之長。則時所爲也。唯數之消長。氣之升降。  
恆相倚伏。陽升于上。則陰降于下。剛長于外。則柔滋于內。臨之變

爲觀。觀則與臨反。故至八月有凶。以八月爲觀也。反則消易爲長。  
陽易爲陰。如八月之時。寒冬漸至。則萬物當殺。而生機已微。故曰  
凶。謂陰乘時而又長。陽不得與之爭也。

觀卦三三坤下巽上

宣聖講義

觀卦與臨為往來卦。臨二陽在下。觀二陽在上。此所以異也。臨以陰臨于陽。故曰臨。觀以陽觀于陰。故曰觀。蓋觀以巽坤二卦合成。巽二陽一陰。坤為純陰。四陰連續而居下。下者陰之位也。以陰遇陰。乃嫌于无陽。而二陽在上。上位易窮。窮則反下。陽反而就陰。故曰觀。如人之二目下視也。以天文例之。則日月之照臨也。日月當空。照徹世界。无微不矚。无隱不見。是曰大明。而世界得之以為明。人物得之以為光。光明昭垂。生化隨序。此觀之大用也。在臨為陽上升。而陰自消。在

易經講義 卷一  
觀爲陽俯照。而陰轉盛。蓋陽主升。而陰主降。易例以下爲始。上爲終。始則爲長。終則當消。消長既殊。德用相反。陽之長。卽陰之消。陰之盛。卽陽之衰。此全易不易之例也。觀以陰旣得位。陽莫與爭。反而成陰之用。以爲陰之助。故天道下濟。而日月光明。早夜中分。而寒暑遞嬗。此非陰之所自致也。陽甘爲之用耳。陽非必爲陰用。以天道之循環。理數之往復。有必至之勢也。功成者退。物極者變。陽至觀已將窮矣。時當八月。秋令旣盛。過此則交冬矣。秋收冬藏。天道自然之序。則前主春生夏長者。至此必退而深藏于密。不得復與時爭逐。以違天道也。故道有興廢。人有行藏。數有盛衰。物有隆替。新陳代謝。往復循環。

无一息之停留。一毫之假借。觀于臨之與觀。卽可瞭然者也。

夫臨與觀。同爲四陰二陽。陰多陽少。以陽爲貴。則羣陰得陽之光明。其情同也。有如羣物盼得日月之照臨。羣衆盼得教育之啟迪。其志同也。故臨與觀。皆有宣揚教化。養育民衆之義。所以異者。臨以陽得位乘時。其勢盛。順理成章。不待勤勞而自成。觀則反是。陽雖在上。而非其時。祇以羣陰盼求之切。與天道下濟之義。不得不爲之施恩澤。以昭其光明也。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言臨有餘。而觀不足也。有餘則多與。不足則多求。與者生乎本心。求而後與者。依于義理。此所以異也。猶教化一事。在臨則上之所優爲。而行之當至順。在觀則下

之所亟望。而行之須及時。臨以順成。故德用極廣。觀以須時。故道用有窮。臨以教思無窮。保民無疆。爲當道之責。而觀則以觀天時不忒。神道設教。爲聖人之功。細繹二卦之辭。卽可知其爲教雖同。其方不同矣。臨者。陽自光明。陰來承之。觀者。陰自願望。陽乃予之。一予一求。其情志殊也。然其相需相成則一。猶萬物不得无日月。萬民不得无教化也。天之教化。在于四時。人之教化。在于禮義。故臨與觀之用。必由君子行之。聖人成之。觀尤切矣。聖人尙必有所觀。觀于天以爲道。觀于神以爲教。天神之功。卽聖人之師。教化之本。此觀之所以稱爲大觀也。

觀之要義。在于光明。有光始可觀。有明始能觀。夜間非不見物。以无光也。盲人非不知物。以无明也。无光則不成觀。无明則非所觀。天之日月。以成天下大觀。人之有目。以觀天地萬物。故觀以成。人物皆然。人有才德以爲觀。物有文采以爲觀。既予人以觀。而復自觀之。人觀于天地。觀于日月。觀于山川。觀于草木鳥獸。觀于歲時寒暑。觀于一切相。觀于一切物。而後集爲巨觀。以施于身。以建于物。以遺于後世。以傳于天下。使各以其觀。而成其道。達其德。致其用。是則人之大觀也。而教居其首焉。有教則觀不隨相生滅。不因物消長。正如天之日月。亙萬古而不改其光。閱萬類而不殊其明。乃能濟天之。大用。成道。



之至度。爲生化之中樞。循環往來之定軌。故測天者。必先測日月之行。言天者。必先言日月之度。爲其中立不倚。正位无二。故能豎天下大準也。人之于教亦如之。教立而人類共仰之。教行而人類共循之。舍教則失所仰矣。无所循矣。將何以永其生。成其用哉。故易以觀次臨。謂物大然後可觀。不外以日月示天之觀。以教化示人之觀而已。臨已立教矣。推而行之。則在觀。觀者由己及物。由內及外。一以貫之者也。觀卦以風行地上爲象。風行于地。萬物靡不被之。教行于時。萬民莫不化之。此則觀之大義也。讀者宜詳審焉。

觀卦之義。本易之大義。易之成也。實由于觀。伏羲氏觀河圖洛書而畫卦。此卦之始也。歷代聖人觀天道地理而成易。此辭之始也。傳中已畧述之。而其要例。則在賁之彖辭。所謂觀于天文以制變。觀于人文以化成天下。雖釋賁用。實關於觀。觀卦之義。卽包在此語中。聖人因天以立人道。因時以制教。莫不有所觀。易卦象由觀而得。非人爲之也。易辭由觀而定。非人自作之也。故觀之爲用。以天道神道而設。教化天下以至无盡。實本觀之原旨而來。非故爲玄渺之語也。神天之道。用之于天。則爲神功。用之于人。則爲聖功。神聖天人一也。人道仁義。仿于陰陽。非人所能置也。人以天爲法。非法天也。法其生之性也。天生人而賦以性。卽備具神天之元氣。而有天地自然之大用。故

天道人道。无有異也。神功聖功。无有異也。觀之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即賁之化成天下。而爻辭則一再曰觀我生。觀其生。實明示觀神道者。不外觀其生耳。生即性也。觀己之性。即觀神道。神道設教。即性道爲教之義。中庸首三語所揭示者。即此也。是觀之爲用。實人生大用。而聖人立教之本源也。神與性同。聖與人同。觀其生。即觀聖人之教。觀我生。即觀神天之道。初无一毫涉于奇誕也。而世人不察。以神道爲疑。直不解人生者。抑何以語于觀哉。佛言止觀。歸于見性。而其成也。得六神通。正與易之觀辭相合。佛豈好言神奇者。誠以神聖天人同出而異名。人自不觀。遂不知性。不知道。不知神。而訝人之知者。何

其愚也。故聖人言教以蒙始。蒙喻其愚昧无知。必授以教。教而後知。教至于觀。非復蒙也。可使自觀其生。則化成天下之日近矣。故至賁而有人文可觀。不僅天下服而已。習易者。當依卦之次第參之。

觀辭之義。觀字從見。示有所見也。灌者。權也。顛也。指所見有所關於權與顛也。而灌又作大講。又爲草木之名。如歡與灌。亦自灌成。蓋其爲用極廣。所關甚衆。非徒一二義而已。以觀言。有主賓二義。主爲觀物。賓則爲物所觀。後世分爲平去音。實一字而含二用也。即在觀卦辭。亦包二義言。或主或賓。當以時位辨之。而其有光有明。則一也。譬之人曰能視物矣。而眸子之光明。亦爲人所見。若不見物。亦不能自

見若能見物。亦必爲物所見。此主賓同觀。人物同見者也。佛經分爲根塵。以色相與明爲言。實卽一也。色卽明。明卽色。无明何色。无色何明。然以道言。則明白明。色白色。蓋天生吾明。非爲色也。天生衆色。非爲明也。苟明此理。則主賓无殊用。人物无二形。雖視物而不累吾目。雖廢目而不歉吾明。雖物陳目前。吾將弗之覺。雖明照諸物。目將无所存。所謂過者化。存者神也。寧有物我之溷哉。此所以有大明小明之殊。大觀細觀之別也。夫大觀者。如日月之照物。物皆見其光。而受其照。日月未嘗有留影焉。天下以之光明。日月未嘗損其一毫。萬物以之生化。日月未嘗差其一秒。則出于道也。以道觀。故曰大觀。唯中

且正。无所自私。始能以道觀。猶卦象二陽在上。炳炳昭昭。羣陰在下。齊齊密密。雖有覆載之迹。而无錯屣之情。稱曰大觀。以其同日月之經天也。

日月二明。在易卦爲離坎。而日明爲陽光。月明則陰也。以月非自明。受日之光以爲明。觀之象。實日之喻。以日月並及而連稱之。讀者勿泥可也。離日之明。本二陽内含一陰。若以六爻言。則三四兩爻。或初上兩爻。皆二陽相接。觀之五上二陽。亦與之同。是有離之象。然非離也。故有日之明。而无日之熱。有日之照。而无日之行。且異于離卦所合之各卦。如火同人。火天大有。火地晉。地火明夷。固眞日之象。則

其德用大異于觀。觀雖與晉明夷相類。皆二陽四陰卦。而陰陽已交錯。有生化之用。非僅一照已也。故晉明夷與萃臨及升。皆觀之比類。卦其用各不同。唯臨之與觀。一反一正。升之于觀。一上一下。為最有關。臨以二陽在下。為陽之長。升以二陽接坤。為陽之升。與觀萃恰相對。此觀繼臨。而能成臨之用。臨雖有興教保民之志。必待觀而後見其成。則以觀之二陽。當登峯造極之時。將近功成身退之日也。若進而至剝。則更無可為矣。而在觀。猶能發其光華。抒其文藻。以觀天下而成大觀。正如八月之陽。方當秋穀新登之時。克成秋收之用。以三時農作之績。而觀萬寶之告成。在天道為收斂之時。在人事為富有

之日。天收必繼之以藏。人富必繼之以教。此收藏之有待于觀。而教化之必成于觀也。是觀雖非大有同人之比。以其時位之宜。亦足媲美于既富且庶之際。而所必亟亟于文教者矣。夫聖人制卦設辭。皆有所仿。仿于天而為道。仿于時而為用。故道用有度。德施不遺。觀以仿于天日之明。而定為觀。仿于天時成物。而定為教。上觀于神道。則知考成之功。推化于天下。則見咸服之效。仍不外乎大觀之義耳。以觀之巽順。陽之高明。陰之孚化。足以測人生之所好惡。人道之所緩急。而後設教通神。行教化民。綽有餘裕。所謂不慮而中。不思而得者。非聖人孰能語于斯。此觀之大用。必待聖人而後大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宣聖講義

此觀卦彖辭。言全卦之義也。觀本于觀。觀生于明。明在天爲日月之光。在人爲眼目之視察。雙目高懸。洞觀一切。外觀諸物。內觀諸心。觀以明成。非明无觀。明有白天成者。有白人致之者。而必先清以靜。潔以淨。則无不同。澄如日月。必去浮雲。雲烟蔽光。雖明无見。人之目也。必去浮塵。塵污蔽睛。雖視无見。故睛睛同義。清明並稱。非清以致其明。則將昏迷而一无所辨。故觀之用。首在盥。盥乃清潔之義。猶人自洗其面也。洗面者。必先有求潔之心。則面之淨。卽心之清。洗面洗心。

而後大觀成焉。夫盥爲明也。非爲美也。爲己之明。非以求銜于人也。故曰盥而不薦。薦者。獻也。顯也。有所呈也。觀已成矣。不呈自著。譬之浮雲既掃。日月自明。浮塵既拭。目瞳自清。不待顯而見矣。是不薦者。重在自明。觀之本義也。由卦用言。觀以取法乎天。推用于神。則上下之交。呈隱顯之喻也。天人之會合。微著之殊也。天之明存乎神。人之明存乎心。心卽神也。天之神見于日。人之神見于目。目有神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人相通。不感自孚。誠之至也。故不待薦而有孚矣。孚之至者。顒顒渾渾。太和無間。綢綢縕縕。純而不二。故曰顒若。言孚之至。人天交感。德用无窮之謂也。又顒者。高出在上之象。如日月中。

身系言系  
天普照萬方。人之雙目。在額之下。亦足以遠矚一切。而萬物无不在其觀中。故曰顒若。或謂盥薦二語。乃祭祀感孚之辭。其義固通。然觀之大用。不在祭祀。而在感孚。以人之生。本出于天。其誠直通于神。无時不感孚也。不必待祭祀而後然也。不過人神之孚。在于原具之靈明。即觀之所由成用。所謂人之神。與天之神。同此光明者也。而光明之著。必由清淨而來。清淨不二。則无時不光明。无時不感孚也。故在聖人。時清時淨。永契神明。而在惡人。齋戒沐浴。亦可奉祀上帝。足見人天之通。全在清靜潔淨。此佛道各教所同重者。唯能清靜。乃能光明。唯能潔淨。乃能誠一。清明不二。乃與神一。神曰神明。人曰誠明。其

明同。則其觀同。此觀之大用。在通天人而一之。佛之止觀。道之樂淨。其成一也。皆智慧如神。與儒之至誠正同。爲本天賦之性。而能充之也。故重在盥。而不用薦。盥致其清潔。則誠明常在。而感孚永不渝。如人之目。與生俱生。常秉其高明之德。與日月同光。此即顒若之謂也。顒字從禺。猶寄也。目寄于頭。神寄于目。而觀乃著焉。是觀之爲觀。非僅外觀于物也。必先內觀于神。神自觀也。觀心則神在心。觀物則神在物。唯觀其神爲大觀。以神本虛靈。與天神同體。觀而能化。則人神无間然矣。此之謂孚。孚者和也。太和无爲。純一不已。則如日月之明。萬古如斯。而天下胥被其德。共生成化育。以迄无窮。此下文所謂下

觀而化也。唯聖人之教。可與媲美焉。以天下萬世。蔑不同其德用也。故亙古而猶光明。觀于頤若二字。又可知其生成化育之自然自在。與中庸中和位育之道。實一致也。讀者當審諸。

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觀盥而不薦。以下三句。原在首。以觀之用。在觀以成其德。達其道。而反于天性之原。猶觀水也。必察其源。而順其流。知其德。而致其用。方爲知也。人之生也。受性于天。爲仁爲智。性之本

德。因而致之。成人成物。內外同成。斯爲盡性。斯爲返本。觀卦大用。在因觀以致其明德于天下。天下化之。凝其至道于一身。身復于天。而後觀用以全。觀道乃大。盥而不薦。二語之義。已見前講。下觀而化。指有孚言。上觀以孚于天性。下觀以孚于人情。內外皆孚。上下同化。此化字。卽中庸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之化字。實由性德致之。所謂人物同誠。天人合一。則由大而入化。自然而至。無爲而成者矣。原文有孚。顒若。化之至也。上孚天神而不疑。下孚民物而同信。如日月光明。天下無不照臨。萬物無不生成。此所謂下觀而化也。

大觀在上。三語申明能化之由。而見化之非偶然。亦非虛語也。以觀

雖不薦。不重于儀。而心常清明。無時不誠。則無時不明。日月之能常明。以其誠也。人之能誠。亦如之。唯能本天日之明。因誠一之道。順以導之。巽以廣之。立于正位。行于中和。而以推之天下。則天下有不同化者哉。觀以坤合巽。坤則順。巽則遜。順則行之也。易。遜則受之也。多以順能柔。而遜能虛也。柔以就物。則无不入。虛以迎物。則无不容。風行天下。同被其聲。地載萬物。同安其形。而又能集己之誠。推己之仁。猶日月中天。歲時有序。寒暑不二。生殺无渝。則中正之德也。以卦二陽在上。四陰集于下。內有六二。外有九五。恰得其位。以弘其道。適其時。以充其用。此中正之義也。即中庸中和之德。所以爲誠明之本性。

道之先也。故觀天下。天下莫不化之。此有孚順若之象也。大觀在上。以立其本。順巽中正。以推其道。本立道生。誠至明至。則不待觀而皆信。有所施而皆化矣。以觀下觀字。義與施近。言以之加被于物也。猶日月之照物焉。先有其明。而爲天下之所觀耳。故觀无不化。就已言曰明。就物言曰觀。以我之明。成物之觀。即施也。即觀之見于實用也。故曰有孚順若。正。如以鏡照影。鏡中之相。與所照之形。无不孚也。順若者。喻其孚之至。與化義同。言化衆爲一。更无不孚。所謂和之至也。觀天之神道。以下數句。即申明上觀之義。以天之道。見于四時。天之主宰曰神。神道即天道。日月星辰。何非神司之。四時之不忒。神功之



見于外者。觀以二陽在上。天爻之位。陽在天位。卽天神之象。觀于四時。卽知神道之運用。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陰陽不測者也。大而能化。聖而不可知者也。而觀能測之。能知之。且能通而爲一。以施于天下。則在乎誠。至誠如神之謂也。四時不忒。神之謂也。觀于此。則知天矣。按卦象二陽覆被四陰。猶神道之運行四時。觀以陰長陽消。往來不息。還本復始。則爲臨。臨觀猶春秋也。寒暑也。至臨而春。至觀而秋。及春而暖。及秋而涼。誰實爲之。日之用也。日者陽之宗。陽者神之德。天道有陰陽。而陽主陰。神實主天道者。故曰神道。明陽之爲用。爲萬物生化之本也。是四時不忒。神道也。非神自爲。順乎二氣循環之

數。因乎天地生成之道。而後定爲例也。夫神道非玄微也。四時來復。人所知也。二氣消長。人多味焉。苟鑒于觀臨。則可明其故矣。神道之致用。爲成天之生化也。寒暑代遷。春秋遞嬗。一生一殺。一榮一枯。豈有他哉。无非成其天道而已。天道如是。人物未有能違其律者。人物皆天生也。生于天者。順于天。成于神者。應于神。故聖人觀天道而立人道。觀神道而設教。教者人道之本始。凡所以順天應神之道。皆教也。而莫大于宗教。宗教以敬天奉神爲始。有宗教。而後人道以全。人道既全。人生斯固。則天下无不服矣。服于教。卽服于天。服于神。天與神非他。藏于心。發于性。與生俱生。觀于心。卽知神之所存。觀于性。卽

知天之所以在故。重在自觀。自觀以知之外。觀以用之。則神人同德。天人共道。則天下焉有不服者哉。此所謂化。此所謂孚。此所謂觀。大哉觀乎。神道之見于四時。人道之著于教。何一非自觀成之。彖文畧述其概。而釋文則詳明其義。讀者其勿忽諸。

宗主附注

夫子講觀卦時云。彖辭釋文略有錯簡。應改正如下。

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原文本如此。內中尙有闕文。然大致不差。但就顛倒者改正之。以觀有自觀外觀。而外觀分上觀下觀。上觀于天神。則以爲教。下觀于民物。則以行教。教成而化。則天下咸服。而觀用乃畢。彖辭雖簡略。僅及盥薦孚顒一義。而釋文則引申之。以發抒內外上下之觀。及行教化民之精義。爲明聖人立卦作辭之本旨耳。蓋彖辭重在下觀而化。化卽有孚顒若之意。而何以能化。則由于大觀在上。而明天時之序。順巽中正以觀天下。而得民物之情。是大觀在上。卽觀天神。時序以立教。順巽中正。卽因天道神功。推而致于民物以成化。此上下天人之道。始終本末之用。皆發于彖辭二語言外之

意。讀者當細審之。

又彖辭。尙有深義。誠以此節辭旨。關乎教化本源。而教與宗教。是一是二。人多爭論。教政二者。孰輕孰重。人亦難明。即爲教如何則能化。立教如何則能久。皆未有明確見解。未知易經觀卦彖辭之義耳。故 夫子特揭之以告後世。俾皆得瞭然。庶教育之不虛行。而教化之克光大也。

宏教附注

觀之彖辭原義。人多未明。以泥于薦字。遂謂爲祭祀之時。而不知不薦云者。正不在祭。所謂心齋是也。心无時不清潔。固不在一刻

之盥洗。雖曰盥。實以觀之用。重在清潔。非必眞盥洗也。此義必活潑潑地看。

又曰觀天之神道數語。含有玄義。以教之來自神道。即性道。與中庸修道之謂教。實一義。後人多不明。遂誤解神道爲怪誕。以爲聖人假神爲教。豈非厚誣古人哉。此義不明。神人之分。亦不可知。而世人疑難之辭多。實爲易道不明之本因。聖人一語。實發明人生本源。而示教之所由設。觀爻辭一則曰觀我生。再則曰觀其生。與設教正是一事。惜後人竟不悟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宣聖講義

此釋觀卦象辭。明全卦之用也。觀以巽上坤下。風行地上之象。有登高矚遠之意。先王因之。省萬方。觀人民。而設教化。省猶觀也。省察方物。觀測民情。爲設教之本。不然。教不行也。教所以化民。正如風之行。故因觀而後設教。教乃成。非如一師一徒。講誦于一室。一長一幼。指畫于一隅。之爲教也。蓋必有法于觀。觀者神道之見也。日月之明。四時之序。皆天之教化也。故先王以之。成其教化焉。爲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因民之情。適地之宜。而自成教化也。不以日行地上。取火地晉之象。而以風地觀爲則者。實以風行速而善變。因時而有方。與爲

教之道。恰相類也。不稱聖人。君子爲設教之主。而稱先王者。實以教行自上。必有其位。天降下民。君卽師也。言先王卽賅聖人君子矣。夫觀與臨異。臨起自下。則由內而外。觀發自上。則由高而卑。故稱先王。重在位也。臨以陽升陰降。得時之盛。觀以陰息陽消。用時之恆。恆則不變。德用乃大。故稱先王。重在久也。教者化民成俗。非一日之功也。因時制宜。非一時之效也。久而弗替。則教化愈遠愈大。時而應宜。則教化愈廣愈新。此皆爲教要道。而觀卦所固有之義也。聖人則之。先王行之。有位以推于下。其勢順。因時以致其用。其道正。此象辭之所謂也。天且以之。成四時之序。爲生化之原矣。則人所取以設教者。其

功用亦可媲美。天此卽所謂神道設教。天下咸服者也。神道者天之道也。因觀而後著。故先王之教亦因觀而後大。後人苟欲興教化民。亦當取法乎觀。大哉觀乎。風行地上。風無時不行。教無時不立。人天一貫之道。實自此啟之也。

夫省方觀民。爲取法觀之用。而設教成化。爲致成觀之功。此固一事。然有本末始終之義焉。蓋觀固含具此二義。卽人已同觀。內外共盡之道。觀于民情方俗。而後有施教之方。因于教行化成。而後致育民之效。二者不得失其一也。有日之光明。而後四時成序。有四時之代謝。而後生化成功。人之于教。非如官令之嚴。亦非如母愛之慈。必兼

有之。始可化成。无迹。故爲教不難。而行之難。行教不難。而成之難。爲教自我。行教自人。成教則人我所共者也。教之成也。如風之行。如雨之潤。如日之暄。此天道之見于四時者。若非其時。則皆害矣。久風必竄。久旱必枯。久潦必腐。非其地也。亦如之。當夏而寒。遇冬而熱。皆害也。爲其不時而至也。人之爲教亦然。禮義仁智。有所宜也。地異俗。民殊風。苟非所宜。善亦惡矣。斯教之不行。行之不成。非不教也。不得教之道耳。此省方觀民。實設教之本。而莫非法于四時之不忒耳。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因于觀也。觀于天而知立教之義。觀于人而知行教之方。觀于人已而知成教之道。教者聖人生成之德。位育之功。其致

之于成。乃若此不易。則由民情方俗之不一也。然不一者。有可一之道。所謂生同性。性者天所予。因性而教之。則无不服。此彖辭特揭神道二字也。神道者止于心。成于性。通于天下。一也。中也。和也。必先察其衆。而後得其一。必先察其偏。而後致之中。必先察其乖。而後導之和。而必已先克一焉。中焉。和焉。卽所謂巽而順。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明乎此。足以言神道設教矣。象辭恐人未明。故以省方觀民四字。申釋其義。讀者勿謂與彖辭不同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宣聖講義

此觀初六爻辭。言初爻之用也。觀以觀人爲本。而以己成人之觀爲用。人已同觀。斯盡觀之道。初六處于下位。爲陰昧之時。雖可以上觀高明。究不得實踐之益。比于人之童年。仿于大人。以增其知識。而非由己所悟。接于外物。以助其技能。非己所諳也。故曰童觀。言所觀極幼稚。所得極微細耳。如小兒在家庭間。習見習聞。无非日用尋常之事。在鄉里間。有交有接。无非俚俗來往之情。則所觀者既平庸。而所得者當卑隘。以其取固不多。而志亦不大。遇固不廣。而容亦有限也。蓋初六位卑。而性懦。時早而心略。其志與情皆如此。則其成就亦復如是。故名之童觀。而小人用之。可无咎也。小人无咎者。人以其幼稚

昏昧之時。不與深責也。若君子則不宜。君子以觀成德。以觀達道。而取法于是。其必爲他日之悔可知。此君子小人乃指大人與細民言。非以德稱。乃以識辨。識之不足。如鄙俗之夫。婦女之見。與童稚相類者也。若君子則爲有識之士。有學問以加其見聞。有閱歷以廣其才智。大異于童稚也。則不得用初六之觀。吝者悔之始也。取與不足爲吝。于財然。于學亦然。觀以立教。教以成學。學之不足。卽教之不完。觀之不備也。故童觀。觀之最初。童孩之事。小人之學也。所爲觀者。旣无足稱。則所用于觀。亦不足道。而列以爲辭者。本爻象之義。重蒙養之教。人莫不始于童。學莫不始于下。由童成人。由下上達。此教學之階。

人生之度。不得躐也。而有宜不宜焉。小人所宜。以其易也。君子所否。以其陋也。易則易見其成。陋則易蔽其進。故辭明揭之。使後人知所取決也。夫初六。非終于卑下也。苟觀之不已。由漸以進。則童且壯。下且升。昧且明。小人且爲君子矣。辭雖辨于小人君子之用。而其意仍重在觀。觀以竟其用。則初六之童觀。正猶小兒之初學。將來成就。曷可量哉。曰吝者。明其不可小取而自吝也。

宗主附注

觀以光照四表之義。推爲教行萬方之用。故立教必本于觀。在蒙卦以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觀之爻辭。卽首曰童觀。其義正同。蓋吾

國教育。重在提挈性道本源。卽良知良能之栽培發育。使更擴而充之。光大之。以底于成而已。必因童蒙之時。性情之正。予以教養。時以啟發。如灌溉萌芽。溶導泉源。爲之至易。致之至順。則人天本末一貫。誠明終始相成。既非鑿方爲圓。屈柳作槐之可擬。故施行如水就下。如風偃草。其事猶指掌也。此觀卦本于巽坤之合。風行地上。風喻其行之速。地喻其化之順。風言善變而不拘于形。地言能載而莫比其厚。此雖卦義。實皆爲教言也。故彖辭揭出設教一語。以告世之用觀者。其意至深切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童觀之非大觀也。彖辭明言大觀在上。必以天道爲觀。神道爲用。始稱大觀。意卽能通天人之道。達性命之源。而成位育之功。方謂之大觀。方克稱觀之用。而非如童觀之微細卑下也。小人道句。言非不可觀。徒以其爲幼稚小人所宜耳。

六二。闕觀。利女貞。

宣聖講義

此觀六二爻辭也。初六位卑而時早。故曰童觀。六二位雖正而在內。爻亦屬陰。有暗昧之象。故曰闕觀。闕者由內向外。由暗向明。闕視也。



非正視曰闕。含有竊窺之意。然六二居正位。非不得正視。而曰闕者。以在內也。故字從門內規字。與窺字同。窺從穴內視。闕從門內視。皆有竊伺之意。爲六二在內而觀外。在下而觀上。處陰暗之地。觀高明之光。其情景正如由門視外。由穴視上也。闕觀雖爲觀。亦非觀之正。故曰利女貞。言此乃婦女所爲。非男子丈夫所宜也。稱女貞之利。則知男子之不利。與初六童觀宜于小人不宜于君子。其意相似。因六二爲內中位。女子之所居。女不言外。所闕亦无幾。縱有所觀。无非婦人女子之道。蓋在家門以內。所見多屬家常瑣碎之事。所接多關戚友交往之人。則所由觀而得者。不過家人婦女之道。而非如彖辭所

述之大用也。徒有利女貞而已。女子以貞爲利。六二得正位。故稱貞。然六二非惡也。雖闕觀不足以語大。而女子分所當然。女陰也。居內而治家事。此天地間不易之理。若反之。是將女不女。家不家矣。女子主內。則男子之不宜問內事可知。男子主外。則女子之不宜問外事可知。此陰陽各有其德用。反之者必亂。非不平也。正所以互成其用。故闕觀利女貞。女子之所宜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觀之爲用。實有最大者在也。可醜非指女子。

乃以男子亦如女而闕觀。則醜也。男子之觀。必正大光明。以合乎天神。成其位育。若六二之闕觀。既非正大。又不光明。斯爲道之可醜。而徒婦女之所宜耳。在初六以童觀爲童騃所宜。在六二以闕觀爲婦女之利。皆以其乖于正大光明四字。卽違于大觀之則也。以初二兩爻皆陰。而在下在內。則其爲觀。僅能及人。而不能成己之觀。僅能及近。而不能達遠之觀。身居卑下。則不能進接高明。身在暗昧。則不能宣示遠大。此爻辭所以不取也。醜字有可恥意。言觀之爲用至大。若限于如此。是可恥也。然人由童而後成人。由家而後治國。由小以大。由內以外。亦人道之次序。不可不知者。學而至于成。教而達于化。皆

當由近及遠。由粗及精。則初二兩爻之觀。固爲觀之基也。讀者勿以辭害意焉。

宏教附注

觀之爲用。有大小本末始終精粗之分。合全卦六爻。則可知其次序矣。聖人重在成德達道。故于初二爻。少所許可。然不可不知有此關耳。且必審其得失。明其利害。方足以語于大觀。故辭揭其要。而夫子更詳闡其義。讀者當細味之。

六三觀我生進退。

宣聖講義

此觀六三爻辭。言本爻之用。及其所觀之道也。六三居下卦之終。爲人爻之始。卦位爲陽。而爻爲陰。陰加于陽。有浮雲蔽日之象。于人爲情欲蔽性之時。蔽則不明。而觀不成。觀之不成。則貴反觀。反觀有得。則光明自復。爻辭曰觀我生。卽反觀也。生者性也。生之本也。人生唯性爲本體。爲眞我。性外之身。物也。身外之物。亦物也。物皆足爲性之蔽。不察而辨之。則物我莫分。主客莫定。而將終于昧惑。不得光明之境。六三前後皆陰。已有重陰蒙翳之象。而以陽位遇陰爻。又有羣陰交蔽之情。此爲大觀之阻礙。觀德之障害者不少。所幸者。以陽位在中。與九五相應。依卦位之數。與上九相孚。而得自覺其晦塞。反觀于

本來之眞。此觀我生。乃迫于物。而不得不求之性也。困于妄。而不得不索其眞也。我生有眞。不問諸妄。我生有性。不溷諸物。此觀之爲用。由事而進于道。由人而返諸天。是亦人道根本工夫。而爲觀用始終途徑也。蓋我生有本有末。有始有終。天性本也。始也。物欲末也。終也。由本而及末。始而達終者。誠之至。自誠明者也。由末以溯本。終以返始者。學之道。自明誠者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因其未明。而後反觀我生。此教學工夫。卽中庸脩道之謂教。教成于觀。觀歸于性。卽中庸率性之謂道。生皆有性。性卽生。觀生卽觀性。觀性卽觀一切。一切莫不出于性也。唯能觀性。乃能觀一切。以性爲本。一切其末

也。不知本。无以明其末。譬如觀水。必察其源。觀木。必察其根。性者一切之根源。不得其真。又安能辨其孰妄。不得其實。又安能辨其孰虛。此觀性。原爲觀一切。性明一切同明。則觀我生。直是觀天下。一觀而萬象俱見。萬物俱明。故曰進退。言其上下徹也。進退猶本末始終內外之意。與俗語橫豎好歹相類。卽一切也。一概也。以我生足以概一切而无餘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宣聖講義

此申言爻辭之義也。道字宜注意。卽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字。亦卽中

庸率性之謂道道字。亦卽形上之謂道道字。蓋道猶路也。上下升降來往之路也。卽爻辭進退二字之所指。進者由此道。退者亦由此道。故曰未失道也。我生卽道。生而有性。卽曰性道。生而爲人。卽曰人道。生而受命于天。卽曰天道。生而通誠于神。卽曰神道。道一也。以其名名之。此爻辭以觀我生進退。而釋象則曰未失道。言未失所生之道。依據云耳。生而依據于道。正如行之由路。行不由路。將何以行。生不由道。將何以生。而此道實與生同具者。固不必求于外。但反觀我生。則得之矣。我生何以見其爲道。則由進退之間見之。卽如氣之升降。物之往來。天光上下。日月分明。皆此道之著也。而我生實在其中。

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足以證明進退之皆爲道矣。夫進退之義。引而申之。則如生之與死。成之與敗。貴之與賤。富之與貧。賢之與愚。強之與弱。皆進與退之例。皆莫不循道以行之。大者如日月往來。小者如草木榮瘁。皆相爲進退。一進一退。不差毫黍。此卽一陰一陽之道。消也長也。生也化也。莫不與吾生進退同。觀其一知其餘。觀在我所知。達乎天下。此觀我生爲大觀之始終。實非童觀之止于小人。闕觀之止于婦女。可相比擬者也。故釋文以一道字。明其所觀。不僅爲一己也。不僅爲一事也。不僅爲一物也。人已事物。皆在道中。觀而得道之所始終。則天下无所逃矣。故觀我生。人道也。亦

天道也。事物也。亦性命也。而何以必觀。則由事物之已繁。人欲之已盛。將有迫而失道之虞。如雲霧蔽空。不見天日。煙塵滿地。不覩河山。則將何以爲道。又何以成其德哉。此反觀之必亟也。反觀而得。則推之无不得矣。是觀我生。乃大學問。觀卦唯三上兩爻能之。以人順情之易。而返性之難也。唯聖智知其難。則求其易。知其易。則致之難。故因六三上九。事物紛陳。情欲充斥之時。而奮起以反觀所生。尋道之所在。乃不致因物害道。因情害性。性道既得。我生益昭。此觀之所以爲大也。中和之德。位育之功。皆于是觀中致之。故未失道三字。卽成道之嚆矢。而亦誠明之樞機也。讀者宜與中庸全書貫通之。方足以

盡其用焉。

宏教附注

觀我生。是知止工夫。致誠明。致中和。皆自此始。向來人未注意。以爲與初二爻之觀同。實失古人立辭之旨。講義特拈出之。讀者宜細味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宣聖講義

此觀六四爻辭。言四爻之用也。觀之大用在觀光。上以觀日月之光。而明四時生長收藏之用。中以觀國家之光。而定脩齊治平之道。下

以觀民物之光。而得育化裁成之理。此聖人以觀光爲貴也。光者譬如日月之明。草木之華。情俗之見于外者。意志之形于物者。皆光也。而觀者亦有先後輕重之取法。爲其位與時之所宜。體與用之所合也。觀之六四。在上卦之始。迫近九五。上應上九。皆陽也。下聯六二。與初六中接六三。皆陰也。本爻又以重陰居乎其間。有如大臣之職。宰輔之位。上親其君。而爲羣下所瞻仰。故有觀國之光之喻。非復如前各爻所觀者之徒切近乎身也。觀至此。進于大觀之用。而爲成己之後。成人成物之時。猶明德之及治平。中和之近位育。內有已誠之道。外待推其同誠之功。已有既明之德。人正望其共明之教。此君子成

道而達德之日。亦即觀卦自觀以爲人觀之時也。觀國之光。自觀也。亦爲人所觀也。君子學之未成。先求觀于人物。學而已成。則將更作爲人物之觀。是六四之觀。乃以己之有所觀。共以成天下之觀。己之所得者。不藏于身。己之所知者。不迷諸衆。此中庸誠明而至于化。大學誠正而達于至善。實成性之道。已无復人己之殊觀。故但曰觀國之光。不別其爲人爲己也。

夫觀必有所見。而光爲最。國光猶國家文物典型。制度威儀之類。而教爲最著。以教之化。正如光之照也。人民風俗。地方情態。皆關教化。亦皆國之光也。故觀者察焉。爲將以推致其用。成爲大觀耳。是六四

之觀。非止于一觀而已。必有所成。則以觀成其用。以爲國之治平。民之化育。故曰利用賓于王。言將爲王之賓。而助王以成其治平。弘其教化也。不曰臣曰賓者。重在教耳。教重在師資。師尊而後教大。故不敢臣。而以賓待之也。或曰賓王猶客卿之例。乃異國遣使觀光之象。是固可解。而非原辭之義。蓋觀卦自初至上。全卦六爻。皆重在觀以成用。以己觀成天下之觀。如日月之有明。以爲天下明也。由童觀始。自幼學也。次以闕觀。自家道也。進觀我生。自成己也。再進以觀國光。則由己而及成人也。成道盡性之次第如是。行教立學之次第亦如是。是有必至之理數也。六四之觀。已由內而外。由家而國。由己而人。乃

觀之近于大成也。故賓王之義。卽言爲國之師。而若王之賓也。政教合一。則王猶賓。君卽師也。政教分行。則王主治。而師佐之。如賓主也。而文義頗含有服官從政之意。卽大學明明德之義。必以治平爲終極。則觀之成用。必以成教宣化爲終極。不得徒事于一人之明。而不顧天下之迷。則學成而仕。道成而用。乃天性之常。亦觀卦之原義也。故曰利用。言以此爲利耳。民之所望。王之所尊。尙何不利哉。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言上下之所尙。而有必賓于王之勢。不許其獨善

而隱居也。以六四逼近九五。陰樂就陽。陽樂求陰。剛柔協和。有必然尊親之勢。尊則敬至。親則愛至。敬愛不愆。乃賓主之象。故辭述之如此。學者須知觀之用。在省方設教。而教之設。必由上位。師之所尊。不必位也。則不拘上下。苟有位而兼爲師。自无賓王之稱。若位至而不克當師。有待于賓禮下賢。以佐王之位。是六四一爻。由下而上。順序之象。此所以與九五有別。若九五之觀。已在位矣。自无賓主可分。讀者勿泥其文。而誤解賓王之義。以爲古人政教未分。不得有賓主之稱。要知政教不分。君師固不同也。不分者。君兼師。非君卽師。且君雖兼師。仍不廢賓賢之禮。以天子亦有師也。六四指賢人在下者言。非



指君師亦非指官吏乃以觀用重在成教而人人皆有作師行教之責則在下猶可以所觀賓于王而致之于用也故利用句實爲六四爻之大用亦觀卦成用由己推及人之序也  
九五觀其生君子无咎

宣聖講義

此觀九五爻辭言本爻之用也原本觀其生後人誤與上九辭錯今改正之九五居全卦正位有天子之尊得位乘時如乾之九五乃大觀在上之象正與日月中天相似居中矚外在上俯下无所不見无所不照此九五之觀乃全卦大用告成之時即觀道普及之日由上

觀下由我觀衆人已同明天下底定詩所謂緝熙光明書所謂光被四表乃君人之德照臨宇內而生成萬物致功位育者也其道雖多不外乎觀觀至則德至觀之所得即爲明此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故仍重在觀觀其生其指人民指萬物指天下一切而重在觀民辭曰觀其生原不獨指民釋文則曰觀民以民先于他物也其生者民物之所生亦其性也情也生成之本也因觀而得其道則立教之所本因觀而行其德則成政之所本皆莫離夫明莫外乎觀也與六三觀我生所觀同而人已不同所明同而巨細不同必有其位始克明其德也故以德爲本以位爲用德之不逮不足觀也故曰君子无咎

以君子既具其德。斯足充其觀。而致之用也。君子之德。何由見之。則在以前數爻所觀見之。既觀于童時。復觀于家人。更靜觀我生之本。以識天性之源。又縱觀國家之光。以揚師教之烈。則其德之已成。可知矣。故无咎者。言其非徒驚外觀。而好爲夸大者也。內不足者。不足以言外。已不足者。不足以及人。今欲一人之所得。而爲天下之明。平日之所思。而備天下之試。其所負咎。寧易言哉。苟非君子。當不免矣。故爻辭言君子者。重在內觀之已成耳。

象曰。觀其生。觀民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揭示九五之觀。與前有別而已。爲九五有其德。在其位。足以下觀萬民。而著其明德。發爲政教。以成天下之觀。猶日月之爲萬物明也。

上九。觀我生。君子无咎。

宣聖講義

此觀上九爻辭。言上爻之用也。上九在全卦之終。居上極之地。與前數爻不同。物極則變。變則返其始。觀變反爲臨。則非復觀之用矣。而就觀言。上九乃大觀既成。全用告終之時。猶日月之將西沈。歲月之將改換。其德宜退藏于密。其用宜返求諸始。故爻辭曰觀我生。卽反

觀也。與六三之辭同而不同。反觀同而爲用不同也。六三反觀先求諸內將以爲外也。先省諸己將以爲人也。上九反觀則因人物已成。內外並至。功成身退。仍還我素。卽位育之後。德至而道凝。仁智同成。人誠而已誠。無爲之時。無可爲之境。則不復進而隨天道以退休焉。故曰觀我生。重在返本還原。而不徒馳于外。以忘其內。徒重其人以忘在我也。是與九五恰相對。九五以己之旣成。推之及物。故重在外。上九以人之同成。返而求己。故重在內。而皆曰君子無咎者。以唯君子能之也。君子內淑其身。則思外善天下。外成于物。則思內全其神。內外無所不宜。則進退無所不當。故皆以君子稱。若非君子。則內有

未備。或急于外達。外若已行。或忘于內省。是皆有咎。而不免人已同誤。此九五之無咎。重在德。德成而後推及天下。上九之無咎。重在道。道行而仍返葆諸身。其用一也。苟無德者。不足以善世。而彊爲之。宜有咎矣。苟忘道者。不足以淑身。而彊求之。亦有咎矣。唯九五之外觀。在已成德之後。上九之反觀。在天下同明德之後。所謂人已同至。內外同盡。乃能無咎也。且上九無咎。較九五爲難。則有爲者易進。功成者難退。九五居可爲之時。人皆知進取之得計。故懷道以迷世者少。上九當無爲之日。人或忘退脩爲知幾。故違時以遭禍者多。而君子則不然。君子進以道。退以道。道與時行。因時爲利。故出處皆免于咎。

此彖辭重在觀天時與神道。天時神道進既有功退亦有利。功利不失。以爲萬物之生成。如春生秋殺。夏長冬消。其道同也。當其時之宜耳。而君子法之。進退皆免于咎矣。

象曰。觀我生。志未平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君子无咎之義。而見反觀之合道也。上九雖在德行道立之餘。而值時窮數盡之際。志雖欲用。勢已不許。唯有體天道之消息。應神道之退藏。而自返求于身。以長葆其道。此所謂志未平者。在人情爲未平。在天道則恰得其平也。如穀秋熟。樹成材。正當長享榮

育之時。乃反遭割裂摧殘之害者。以人情言。豈非不平之甚耶。而不知天道。功成者退。時至者滅。乃數之所定。理之所宜。雖若不平。實適劑之于平也。君子法之。因不平以求其平。當明德及于天下之時。乃反而求其道于心身性命之內。正所以應消長之數。爲遞嬗之圖。故道德日新。教化日永。而大觀成矣。讀者于未平二字。尙細味其精義哉。

宗主附注

夫子示觀卦九五上九兩爻爻辭互錯。應改正。即九五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觀我生。君子无咎。一爲其字。一爲我字。今本訛前作

後。與原義不合。以九五乃在上位。下觀衆民之生。故曰觀其生。上九乃時位已窮。極則必反。故反觀我生。與六三同。此因時位所宜。物我所異。或爲內觀。或爲外觀。觀同而所得不同。自初爻至九五。皆由內而外。由己而人。以盡其性之德。而成己成物。至上九功成身退。人已同成。乃又返于內觀。常樂我淨。此君子能恆久不變。如日月之長明。與萬物之隨時自化者有別。故爻辭揭明君子也。且觀我生在三與上爻。以三爲下卦之終。上爲上卦之盡。苟推而反其上下。則三即上。上即三。是皆有反觀之機。而得觀我生之稱也。未平平字。夫子已明示其義。人或有未達。特爲申述之。凡物

皆不平。而始終異。始平者終不平。上爻居終。故與以下各爻異志。猶曰不平凡也。言與前各爻不相類。不相等。而獨別其志趣耳。正如君子出處不與凡人同。行止不與衆人偶。遂能急流勇退。以成其反觀之行。是所謂志未平。實言君子之所抱。不與平常齊。而獲占无咎耳。不然。貪位戀權。不復自返。則同于常人。而難免高危之咎矣。此因觀卦二陽在上。易變爲剝。及時自退。則孚于泰之祇平。失機求進。則蹈于剝之不利。此一進一退之別。恰與六三爻辭相應者也。學者審之。

宗主疏述

觀之與臨。一往一復。一反一正。實一卦而爲二也。然按之卦象。臨爲坤兌合。觀爲巽坤合。同一坤也。而一在上。一在下。而臨之兌。與觀之巽。一爲少女。一爲長女。皆陰也。雖有四卦。實祇三卦。卽坤兌巽是也。坤統三陰。獨闕離者。離與坤合則爲晉。晉乃坤之得乾氣最中和者。臨觀之變。爲萃與升。萃與臨。一反復。升與觀。一反復。其卦爻之陰陽同。其位則異。同者其體。異者其用。故臨之與萃。觀之與升。有相類處。然周易以觀次臨。而獨取其往復之氣者。爲臨。爲有餘。觀爲不足。臨爲剛盛。觀爲柔勝。臨爲進取。觀爲退守。其德用恰相反相成也。以臨之彖辭言。至于八月

有凶則遇觀也。氣窮則變耳。臨以十二月卦。至泰爲春。陽之長也。觀以八月卦。至否成冬。陰之盛也。陽長則陰消。陰盛則陽伏。此天地不易之理數也。是觀卦代臨。應爲臨之消。陽之替。而八月之時。則陽猶未窮也。觀用陰攝陽。以坤遇巽。巽爲陰之長。日近于坤。其德爲順。其用爲靜。亦合于坤。此異乎臨也。臨之兌則近于乾。天一生水。澤得陽氣之化。如日光之蒸爲雲雨也。故兌雖少女。而用能孚乾。陽氣得伸。以佐行健之道。而協大生之功。此臨之備四德有同于乾也。而觀則反是。故用觀者。當先知之。觀坤與巽合。共四陰爻在下。而陽爻在上。恰如人仰觀。陽主升

而在上陰主降而在下上下不交。各成壁壘。有旁觀之象。陽集爲光明陰凝爲晦滯。二者相比亦成美觀。如斜陽照雲氣而成朱霞。霽日映雲色而爲虹霓。亦可觀之象也。故名曰觀。言有物也有物則有文。有文則有象。觀其象。察其文。明其物。則格致之道也。故聖人因觀而設教。因教而重神道。神道以明教化以成。而天下咸服。蓋莫非由于觀。人觀于聖。聖觀于神。神功運行。天時順序。觀天則知日月之明。觀地則知山川之利。觀人則知生成之道。觀物則知交際之禮。觀于此者明于彼。觀于前者明于後。有觀始有明。故聖人尙觀以臻于明。佛言止觀而生定慧。儒

言誠而明。其道一也。皆仿于觀卦之義也。故稱大觀。有觀始知其大。不觀則天地猶无物也。况其下者乎。觀之二陽在上。正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人之雙目光明。夜之燈燭輝煌。皆有可觀而能觀也。乃能成其用。在天爲光明。在人爲智慧。莫非觀之所成。故觀卦以人明神。以神立教。爲第一義焉。

夫觀卦要義在觀。觀天則知天時。觀人則知情俗。而因觀以成觀。是謂人已同觀。天人共見者也。觀天時之行。人物生成之本。觀民情之異。風俗習尙所關。則必有以順循之。導正之。順循者。因天道以立人道。導正者。因民俗以立民教。合而言之。則彖辭

易經講義  
所謂神道設教是也。象辭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申述彖辭神道一語。而見教之能化。天下之能服者。非徒教也。必先有其道焉。道者何。卽神道。神者何。卽天道。天道見于四時。神道著于日月。而人應之。則性命也。性所以承天之生。命所以推神之運。不外二氣相造。剛柔相交。陰陽並行。生化不已之率。故神道亦猶曰性道而已。人性无不善也。以靈明同于神。神功无不徧也。以虛微賦諸性。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神道設教之謂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神道設教之謂也。神爲陽德之尊。故主于天。屬乎乾。而能翕乎陰。并乎坤。此二氣永相隨相盪。如

師友之切磋。夫婦之倡和也。唯其相違相成。乃能遂其生化之用。唯其相促相及。乃能達其調劑之功。此天道神道。舉以陰陽消息成其德也。而觀著焉。陽少陰多。似有不侔。而陽在上。當消之時。則其氣純而易與。德緩而易和。與泰否之相持太過。臨之相逼特甚者不同。故最宜于相生相成之用。而聖人因之以設教焉。教之爲用。正如是耳。人性同也。而情各殊。同則易入。殊則難久。必因其善者掖之。惡者抑之。明者升之。晦者沈之。而後歸于一。一者性也。道也。神也。天也。一而後无悖于所生。則有未一者。必使之齊。齊而後一。此化也。服也。是教之用。爲以道一民者。



也。一莫過于神。則教之仿于神道。亦理之必至。數之必然也。神道之一。卽由四時不忒可以見之。所謂至誠无息。悠久无疆。天之道也。聖人之教。亦依是而定其則焉。此神道設教云者。非必祭祀禮拜供奉趨踰也。唯法神之一。而致之于教耳。神无不。至。教亦无方。神无不通。教亦无類。神上下皆照。教賢愚同化。神體用兼賅。教本末皆備。此神道設教之概也。而最要者。本神之靈。致教之效。師神之德。成教之功。神以无爲而无不爲。教亦如之。神以體精用弘。教亦如之。神以高明博厚。成其覆載之德。教亦淵源廣大。達其育成之功。神以消長剛柔。致其不息。教亦覃

思默契。化于无形。故神與教同其用。而一其功也。謂之神道可。謂之人道亦可。蓋神非他。性所固有。氣所素通。安得目爲奇誕。而詆爲怪異耶。象之以風行地上四字。喻神道。亦喻教化。觀民設教一語。言教化。亦言神功。以神爲一切之宗。妙萬物而爲言。二氣之良能。行四時而无改。故以象教之功用。觀之德也。要知天以神道而成天道。故萬物生成。聖人以神道而成教化。故萬民化育。此教並覆載。參生化。而齊天地之德者也。若无教則何以副三才之稱。而全性命之本原哉。然教之所指。乃如上述者。非僅謂師弟校舍之講習。文字伊唔之勤勉已也。必有以生成

斯民而同歸于性道。左右神道。而直成其位育。方得爲教。方得爲神道設教。蓋自古聖人所立之教。方足稱之。固不問其爲宗教否也。宗教之教。果乖此義。亦奚以名教。非宗教之教。苟合此義。亦奚不名教。易雖不分宗教。實則上古聖人之教。如道儒者。皆是教耳。果宗教乎。果非宗教乎。願後之讀是彖辭者。自辨之。

噬嗑卦三三三

震下離上

宣聖講義

噬嗑繼臨觀之後。爲觀卦嬗變之象。觀爲二陽四陰。噬嗑與賁。爲三陽三陰。臨觀之陰陽未交。噬嗑賁則互錯。此固天地遞嬗自然之序。亦易卦象數推演之大則也。由二陽變三陽。由分立變交錯。卽如世界萬物萬事。由簡而繁。由分而合之例。原氣數必至。生化必然者也。噬嗑卦象。雖三陰三陽。而互相交錯。雖陰陽交錯。而上下始終。仍配置分明。上爲陽。初亦陽。獨九四一爻。以陽居兩陰之中。于是下爲二陰。一陽以成震。上爲二陽。一陰以成離。合而爲火雷噬嗑。若四爻變

易象圖說  
爲陰。則成山雷頤。是九四之一陽。有似于頤中含物。此卽頤中有物。曰噬嗑之謂也。頤以二陽分居初上。四陰在中。兩端實而中虛。故類于頤。中有九四之陽。則類頤中含物。此取名噬嗑之由來也。噬。齧也。食也。嗑。合也。合而齧之。爲食物之象。內虛而得物。亦爲得食之象。以噬猶口之合。噬猶口齒之咀嚼。與人之食時相類。故傳釋曰。噬嗑。食也。而序卦又曰。嗑者合也。可觀而後有所合。所以次觀。則又因食物之義。推而及于物之有合也。有合者。如人與己志同道合。相得無間。如人與物情親心愛。相需孔殷。以彼此皆樂得之也。如不欲。則不能彊合。彊合之合。非眞合也。其終必分。此序卦以噬嗑爲合。必因于可

觀。可觀于外者。其中必誠。可觀于人者。其己必明。人已同觀。則無間隔之情。內外同明。則無隱昧之慮。此所以有合。而無虞于終離也。蓋以觀之二陽分于上下。而更以九四一陽。照于正中。則上下中外。無不通明。而剛柔相調。終始相應。其得合也。不亦宜乎。又如人之食物。必因腹之飢。而後欲得之。必因食之美。而後願得之。非可彊人以難食之物。飢人以不飢之食也。苟不飢而食。不美而食。是僞也。非合也。合者宜也。當也。當其時。宜其事。則自合矣。故噬嗑爲合。而取喻于食。其意義可深長思已。

噬嗑與賁爲往來卦。所差在中爻三四之陰陽倒置。噬嗑爲六三九

四。賁爲九三六四。以中爻言。則噬嗑合于未濟。賁合于既濟。則噬嗑不利于人事。賁有利也。因噬嗑上剛。賁下剛也。以全卦言。噬嗑上離下震。震爲長男。離爲中女。則上陰下陽。賁上艮下離。艮爲少男。則上陽下陰。以卦意言。噬嗑合于泰。賁合于否。則噬嗑利于治道。賁則否也。則噬嗑克孚世運。賁則未也。噬嗑以剛寔長。而得應乎上。賁以柔漸下。而得固于中。則噬嗑宜于內治。以整飭紀綱。賁則宜于外觀。以抒揚華美。噬嗑孚于法治。以申明刑賞。賁則孚于文治。以表章威儀。噬嗑爲撥亂反正之道。賁爲宣化安民之時。噬嗑爲固本定基之功。賁爲增飾務觀之會。故噬嗑易流于嚴刻。而定亂反以釀亂。賁易趨

于浮夸。而右文反以害文。此用二卦不可不知者也。夫噬嗑以得食之象。喻人民可以安生之意。以有合之義。喻國家可以獲助之情。是安內攘外之機。安邦定國之際。不過所慮在苟安而无遠志。幸樂而忘大患。故得食者。須知食之匪易。而期毋負于人。有合者。須知合之維艱。而必盡其在己。此仍重在觀也。觀己觀人。觀內觀外。通明一切。卓立不移。達于天下。自守弗失。則噬嗑乃有成之象。此彖辭所以稱爲亨也。亨通也。得時乘位。无往不宜之謂亨。噬嗑繼臨觀之餘。有大明之象。而上火下木。木火通明。有洞達之象。是在用者善致之耳。卦取于食。明民以食爲貴之義。又申戒貪之訓。食近乎貪。貪則反爲害。

得食者之亟宜戒也。民之所以犯法者，莫不由貪。其下者，莫不由食。爭食而後訟，貪求而後惡。此噬嗑之弊也。不合之食，弗食。已食弗貪，則惡者爲善。訟者得和，則誠得噬嗑之道矣。故曰：利用獄。獄因爭惡而設，無爭無惡，何獄之需？可知用獄者，將以儆貪而慎食也。將以明觀而知所合也。合者和也，爭則失和。惡則傷和，皆背于合。皆緣于貪，起于食耳。此噬嗑以食得名，以合致用也。夫聖人治世，不得不先民食而有食者，必先慎其所求。故足食爲治道大端，而戒貪亦治民要德。天下無不食之民，亦多貪求之情，不予之食，固非人道。若不戒其貪，亦乖治道。此噬嗑因食而思用獄也。凡人之情，不得食則求食，已

飽煖則求多，未食則羨人之飽，已食則忘人之飢。食之未美，則慕膏粱，食之已甘，則忘困苦。貧者多妬，富者多吝，貧者多求，食不得而爲盜，富者多饜，飫无止而爲淫。故貧富之志不同，而爭惡之害難已。此獄之所由用也。噬嗑因其所至，推其所原，乃制爲卦爻，發爲辭句，深探本末，進溯終始，而以食爲教，以合爲言，使人民知食之所關者重，合之所繫者大，不因情以害性，物以害道，不將本以爲末，小以爲大，則生生之理順，而天下同安治矣。故名曰噬嗑。

易卦三陰三陽之卦，多屬吉利亨通，以其氣數相當，剛柔相得也。其不吉者，如否未濟等，則以陰陽背馳，剛柔失調，此由氣數升降異宜。

消長異時。而與他一卦成正反。如否與泰。未濟與既濟。皆一正一反。泰吉則否凶。既濟亨則未濟塞。此正往復之道。興廢之機。非關人事。而人事應之耳。若噬嗑與賁。雖爲往來卦。而皆三陰三陽。交錯綜雜。其始終皆陽。內外皆通。非如否泰。未既濟之反其類也。祇以中爻三四。剛柔各殊。其用遂異。然所異者。不過表裏之間。虛實之別。无多差也。故二卦吉凶互見。通塞兼賅。有如咸與恆之例。則以其交錯之故。雖不當位。其相得之情未改。雖非至和。其相需之志仍存。細審之用。固不同。統言之。象有相似。此讀易者應先知也。不得以其爲正反卦。遂視同泰否。既未濟之大懸殊耳。蓋噬嗑以陽卦在內。重在充實其

中。賁以陽卦在外。用在輝耀其表。一近于質。一偏于文。質先文後。亦聖人治世要則。此富在教先。禮居食後也。噬嗑以食爲重。而明人生之本原。因食而求合。因情而制法。此皆鑒于民志。因于時宜。由此推彼。自內達外。有必然之理數也。後人不解此義。執一見以斷全章。泥一言以概大體。遂使易教終晦。治道用乖。无他。學而不思。知而不達。爲之蔽也。譬諸噬嗑。彖辭言利用獄。乃推原因食而訟。爲爭難平。勢必用獄。以齊之于道。非重在獄也。獄之先。尙有最重之食在。更有最要之合在。民必有食。一義也。食必有合。二義也。无食而至于爭。貪多而忘所合。而後彊者陵弱。衆者暴寡。而後貧富若仇。竊盜思逞。而後

良善失保。家國莫安。于是不得不用獄。以平之。均之。遏之。護之。此用獄乃第三義矣。讀者忘其一二而專重其三。于是尙刑崇法之說興。而人道益苦。國治益替。豈非大悖易教者哉。此明易之不可緩。而言治者當先求之于經也。

噬嗑二字義頗有深意。字均從口。示爲口舌之用。口舌非徒食也。凡言語辯論。均口舌所司。且爲人生要害。食飲爲生命之源。一也。言語爲意志之見。二也。而呼吸所關。氣息所出入。三也。津液所會。吐納所憑導。四也。故養生者慎飲食。謹行止者慎言語。重呼吸調攝者存津液。皆莫不關口舌。此爲人生最要之地。人情最重之體。如脩養者不

先吐納。調呼吸。養津液。則不能成道。處世不慎言論。交接不審辭華。則不能成事。是知言擇辭。亦脩養之一端。爲養生之大節。固不獨飲食關乎飢渴。言笑通于心志也。故噬嗑從口。爲明生之本源。道之竅要。雖僅取喻于食。實則推之可大可細。而食物之爭論。則其最著之用也。噬字從筮。雖爲諧聲。而有取于卜筮之義。蓋噬嗑承觀而來。觀不云乎。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噬嗑卽緣斯義。明神道。重時宜。此所以稱爲合。上合于天時。中合于人事。下合于物情。如何而後合。則觀之大觀在上。因神道以設教。則有類于卜筮。以誠明神。以數達理。此所以從筮之微意也。孟字亦然。旣本諧聲。復取同音。音義皆與合。

同合必有開。開于先而合于後。此相應也。合必有共。共于衆而歸于公。此相成也。且盍又與何字義通。言爲物多。爲類衆。將何合乎。則莫外于道。盍字象以皿盛物。亦狀人之食也。盛食之具曰盍。或作榼。實卽盍下之皿字。正爲盛物之具。上之去字。有如蓋。蓋亦從盍。上有蓋者。中多有物。示非空皿也。噬嗑以食爲訓。其有物在皿可知。古本作盍。象蓋形也。噬嗑就字義講。卽食榼中之食也。因食而合口。則由嗑之通合而廣其意。食不必皆具于皿。而飯食則必以皿。此明食之爲飯也。飯食乃養生必需者。非他物可比。故不曰噬而曰噬嗑。明食之所重也。人生飲食。固以飯爲重。物類之食。亦以所常食之物爲重。

如牛食草。反芻而嚼之。亦噬嗑之象。然皆于其生命所必需。而後能稱其義。故取喻于頤。頤養也。頤中有物。不獨指口所含嚼。且示其所含嚼者。爲養其生命也。此噬嗑之用。實生物所不可缺。不獨人類也。人類爲最著者。故彖辭占曰亨。言此理通行天下。皆无異也。且生物得食而亨。亦自至之理。不食何足言亨。亨而食。食之正也。食而亨。亨之大也。既正且大。此所以通行天下无異矣。

噬嗑卦象。三陽包納三陰。陽首陰從。剛柔相得。上離下震。離明震動。表裏同功。在六爻言。陽動于下。上出二陰。爲震發于地中之象。陰居陽外。陽又包陰。有日明中天之象。下以陽貴。則震爲剛。上以陰貴。則



離爲女。中女長男。剛柔分明。陽施陰應。內外相應。此通達之象。雖不若泰既濟之停勻配合。而交錯不亂。相互成用。亦有生成之功。故取喻于食物。而訓義爲有合也。食物以爲生。因食以成用。此天下之通則。無論人物皆然。有生必食。有類必合。而人爲最著。无食不足以遂其生。不合不足以底于成。此凡事皆然。无時或異也。故易教列同人。大有二卦爲序。以昭其義。同人著合羣之道。大有顯得食之情。此最盛治之世也。而噬嗑則兼有之。以明中治之例。而見人生所必需之道也。人生爲己爲人。爲家爲國。或爲賢智。或愚不肖。或爲貴富。或爲貧賤。舉不外此例。以生以成。下至于爲匪盜。爲禽獸。獷如狼虎。細如螻蟻。亦莫不需食以生。賴合以濟。食以果腹。而生命以延。合以得助。而事業可舉。此二者人情物欲。天地之常。聖人所不易也。乃以噬嗑明其道焉。陽者得陰以相成。柔者藉剛以相保。兩相需也。故卦爻交錯。以明其意。男女即陰陽剛柔。離震即男女。兩相得也。觀象則知其意。問名則知其道。因卦爻之交錯。則知合得之情。因噬嗑之命名。則知食用之趣。此讀者不可不深求者也。

宗主附注

噬嗑爲三陰三陽卦。陽中含陰。陰中含陽。故取象于噬嗑。如口之含物。而食之也。然食物不必皆含嚼。其含嚼者。必待咀嚼而後咽。

必因滋味有餘。是以含在口中而嚼之。雖曰食。實非止食也。因食而含嚼之耳。故亦曰合。言合其口也。合口則物不外出。可久留以細嚼之。是噬嗑有食與合二義也。人之食物。恆因需而後甘。不需者不甘也。噬嗑之食物。亦以合而後得其用。合即需也。當其時。宜其地。爲合。凡文字中當或宜者。亦多用合。如公文中合行合仰等類。猶語言之該當也。應該也。是噬嗑之合。非徒指口之合。乃指合乎口胃。亦非徒指口胃之合。乃指合乎時宜。合乎時宜。爲易經全體大義。不獨噬嗑爲然。而噬嗑則尤顯著耳。噬嗑之合時宜。正由觀而得來。故傳曰可觀必有所合。言人已同以觀察之終。而掃除

一切蔽障。兩誠相見。如露肺肝。則其所合。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相需孔亟。安得不相合無間乎。此合字指人與物。人與己。情投意得。如水之與乳。利備益兼。如膠之與漆。其所因者正大。則其成用光明。此即取卦象。兩陽介于始終。一陽通于內外。陽以包陰。剛以揣柔。其相得而有合。乃順乎二氣自然之性。乾坤自在之德也。故噬嗑以合而能亨。合則亨。言无所不合。則无所不亨。亨通也。終則有始。是曰大通。此噬嗑之大用也。

宏教附注

噬嗑重在食。正與民生重食之義同。以福禍相倚。利害相因。食之

所重。豈徒一飢飽哉。富貴貧賤。良莠善惡。何一不與食相緣。故易卦拈出食字。而更申以合字。食合之不當。則齊之以獄。此聖人治民之大則也。食豈易言哉。此食字即民生生字。不但指飲食。凡人生所需。皆與食同視。讀者宜準此解之。

又曰。噬嗑一卦。因食而及于道。因情而及于理。此由近以推遠。內以達外者也。噬嗑雖得食。而重在食之能安能久。以食爲一日不可缺者。故戒于爭與貪。爭則不均。貪則不公。不均不公則亂。不中則淫。淫亂之行。唯法以儆之。此利用獄。乃先王不得已者也。然爲生物。不能无食。此至情至理。可戒勿爭。不可令勿食。可止勿貪。不

可使无食。此聖人重民食。爲致治之本也。易教于此卦。與大有同人兩卦。皆爲關民生之道。而其旨无不在均平公正。富以天下。食以天下。天下皆富。則大有之義。天下皆食。則噬嗑之義。卦以雷電合爲象。雷雨電火。陰陽相濟。此有食之象也。離火亦爲日。日中而食。古之常制。此義所關甚大。容後再詳。

### 噬嗑。亨。利用獄。

#### 宣聖講義

此噬嗑彖辭。言全卦之用也。利字亦可連上亨字讀。古文簡畧。省一利字。亨利爲四德之二。乾坤二卦。坤則云利牝馬之貞。以所利有所

指也。亨當夏時。萬物發育盛大之際。利當秋時。萬物成熟收穫之日。其德用各有所指。亨者通也。通于一切。通于天下。是噬嗑之德。因食與合。能行于天下也。利用獄之義。已見前講。蓋以噬嗑之道。含有爭訟之意。爲食而爭訟。爲不合而爭訟。乃不得不求其平。此利用獄。實噬嗑兼具之用。亦所以成其亨達之德者也。除暴所以安良。去爭所以致和。然後天下一家。萬類大同。此乾坤亨德之極則也。故言噬嗑之德用。曰亨。曰利用獄。利以成其亨。實卽噬嗑之大用。在于亨耳。何以亨。則以得食而有合。得食人之常情。有合。事之常需。此所以爲亨也。或以噬嗑既亨。不宜用獄。則未知聖人制法明刑之由來。人情无

不多欲。爲食而爭。勢所不免。人心无不好勝。因羣而鬥。亦所易見。雖食爲必需。而貪求則不可縱。合爲善德。而朋比則不可道。此用獄。因情志之失中。而致用之未當。不得不別求其平。以齊之于一也。何以知其必失中也。必不當也。則爲噬嗑本依情欲而成用。情欲无所制。未有不在于惡者。噬嗑之德。本以和合而致功。和合之間。恆易爲背謬之舉。以善惡不一。善常爲惡所累。則爭訟門毆。卽由此而成。且人之常情。以安爲先。求安必去其不安。事之至理。以利爲尙。欲利必防其不利。此用獄。重在保其安。而大其利耳。何以辭知其利用獄。則以卦爻知之。卦正位不當。首位失中。柔居五爻。陰得上行。其情易偏。其

志易蕩。偏則失中。蕩則失和。爲利反害。爲亨反塞。斯不可以不救之。則用獄正。所以致其中和。遂其德用。有必至之勢。必然之理也。然噬嗑吉卦也。用獄則非吉事。而賴此以成其吉。猶罰惡爲教善也。刑莠爲保良也。天道以春之蕃殖。爲秋之收成。此福也。秋之肅殺。致冬之凋零。則非福也。而適以成其福。物老而後實。穀殺而後穫。以其害正其利也。人亦法之。因獄以成其生。因刑以全其德。此天人相同之道。卽噬嗑食合與獄兼備之義也。以本于天道。依于人情。順于物理。故能亨通。而无所阻格也。讀者當于亨利二德。分別求之。則可明噬嗑之大用。及辭義之微旨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 宣聖講義

此申明彖辭之義。而見噬嗑之道。及其大用也。噬嗑卦與頤同象。唯多九四一陽。故曰頤中有物。以類人口中含有物也。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言噬嗑因食與合而得亨。通行天下而无阻。則順以致之。其用大矣。上離爲柔。離火爲明。下震爲剛。震雷爲動。故曰剛柔分動而明。以上下陰陽分明。離震合德。有比于男女相慕。情志相得。而陰需陽。剛喜柔。雖分而不離。動而有序。此爲人生至道。實發乎情。止乎

理者也。雷電合而章四句。以離象日。亦象電。由陽稱日日。由陰稱日電。雷即震也。以其相合。故稱電而不稱日。且在陽卦之上。其用宜柔。不得稱日日。與雷用相反。德相違。不似電之同類也。以卦言曰離震。以用言曰雷電。與天火同人。火天大有。稱火而不稱日者。其義一例。皆視其用之宜而稱之。亦以其德之合而名之。如離泥于象日。則噬嗑不得有食與合之用。易重在用。用重在宜。視時之宜而辨其用。因用之利而別其稱。初非一定不改者也。卽在一卦中。或前稱電而後稱日。亦无不可以。爻有異用。時有異宜。各從其便。不得泥也。柔得中而上行。指離之中爻。居上卦正位。而離在上。陽隨陰升也。五爻爲陰。

故曰不當位。然不當者。正以其柔得中也。得中則有大用。柔主殺。而德爲陰險。故其用宜于刑獄。卦之德固如是也。柔不可長。陰不可大。正如情不可過。欲不可縱。同理。今陰柔得長大。是情欲易縱恣。雖欲不用刑獄。亦將无以劑之于平。則不得保其噬嗑之用。故用獄者。正所以爲成噬嗑之用。而全人類之生也。

噬嗑本以陽含陰。而陽德光明。陰德晦昧。此利用獄。卽本陰爻之用也。如人食物。唇舌齒牙。剛柔各異。而相互爲用。闕一不可。則噬嗑雖本生成之道。爲養育之用。而必兼取刑罰之功。作儆懲之圖。非相反也。似反而實相成。其卦義仍重在生養也。陰雖在上。而不當位。終在

陽所包涵之中。陽有不逮。陰以濟之。非變于陰也。故辭稱其分明合章。而又嫌其不當位。以見噬嗑固生養之事。而徒生養。不足以全其德用。正如人之需教誨。而後成才。不獨富庶之爲急務。卽教誨又需鞭扑。而後達用。不獨提命之爲要圖。可見聖人治民。其道不一。而其旨歸則无殊。无非遂其生成而已。刑賞一也。罰惡與獎善同也。食教一也。養身與成德同也。知乎此。則知噬嗑之用獄。實不可緩也。更就卦爻證之。上電下雷。雷電天威之所著也。而行雨澤。以成天恩。恩由威出。則刑獄正所以成其生養教化也。教化固在乎德。而頑梗者。必賴于刑。生養固在乎財。而貪黷者。必正以法。此刑法爲全良善而成。

政教必備之物也。聖人鑒于民情。察于事理。乃因食而思及刑法。因噬嗑而策及用獄。此本末相應。體用相偕者。實由卦象而證得之。故命曰噬嗑。而取象于雷電合德。剛柔相濟。而取用于陰陽相成。其辭雖簡。其義无盡。讀者善用之。治平之道已過半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宣聖講義

此申明噬嗑卦象。關乎人事之用也。噬嗑爲雷電之合。已見前講。雷鳴而發光爲電。是水火同濟之象。電爲光明。雷爲威嚴。光明則照物。威嚴則鎮物。萬物因得雷電之施。而有生成之用。以雷電之後有兩

澤也。則雷電爲成雨澤之用。卽威光爲成恩澤之施。恩由威行。是以先王明罰勅法。將以成其德治也。法者補德之不備。罰者申教之未徧。教行則无待于罰。德成則无庸于法。而先王猶用之者。非教之不立。德之不章。實以教之難周。而民性之不齊也。德之難化。而民情之易惡也。故鑒于天之雷電并至。爲雨澤之先聲。乃明罰以昭其教。勅法以明其德。罰不必用。而不可不明。法不必張。而不可不勅。誠以噬嗑之象。陽以範陰。剛以翕柔。二氣得其正道。上下獲由于軌物之中也。更就事言。食者人情。而有道以取之。予之。合者人義。而有德以別之。同之。不合于道。則食爲非禮。不據于德。則合爲作姦。爲嚴其界而

立法正其義。而有罰。此刑律之備。正以適夫情。止夫禮。使得中道。而歸大同也。故聖人制爲定教。布之天下。貴賤不可移。智愚不可犯。上孚天道。下劑物欲。中依人事。以法于雷電噬嗑之象。俾後世皆知法律之由起。刑罰之所重也。然易辭簡意畧。或未盡明其故。因頤中有物。而知人之需食。食之啟爭。因雷電之合。而知事以羣建。道以正立。則爲成其大用。必有取于罰與法者。實聖人鑒天以知人。因人以明天。天人之間。其道一致。讀者推原其始。而後知易教之深遠也。

宗主附注

噬嗑以離震二卦合成。有光明震動之義。而訓爲食與合。以有食



始能動。能合必光明。由己言。則在得食以盡其力。由人言。則在光明以合于衆。簡言之。卽忠信二字。盡己爲忠。孚衆爲信。忠信爲處世接物要道。論語曰。主忠信。能忠信。則蠻貊之邦可行。不忠信。則至親不達。卦辭稱爲亨。言其德能通行天下。正以能忠信也。忠信之至。內外同達。此所以无不亨也。細繹辭義。當知易教之所在矣。又曰。噬嗑二字。前已講釋。尙有餘義。茲補述之。噬從筮。有卜筮之義。古人決疑所用筮法。明人生于天。則凡行動云爲。无不決之于天。噬以食爲訓。飲食爲養生之要事。其利害涉乎身命與嗣續。則其取捨必慎。有如他事之待決卜筮。以期毋背于生。毋逆乎天。故

字從筮。嗑者合也。而有吸呷之義。俗或作喝。卽以口飲湯水也。人之飲食。二者缺一不可。噬爲食。嗑爲飲。換言之。卽飲食二字。飲食皆養身之事。而其要在適乎天性。孚于生生之德。故以合爲訓也。以象言之。噬爲張齒齧物。嗑爲翕唇呷物。卽開合之謂。一開一合。爲乾坤之道。而陰陽由茲出焉。生化由茲成焉。故噬嗑之義。取象天地之生化萬物。人類之生成一切。其道極廣。不徒止于飲食已也。

宏教附注

夫子所講。注重在法律發生之源。近人祇言法律。而不知法律生

于何處。由食而後用獄。一語揭示刑法所自出。即法律必與經濟相成。且法律實爲經濟之助。人之生養在食。法律正所以使之得食。食有不均則爭。法律正所以使之無爭。此法律爲民生立也。人民无生。奚有法律之可言。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足見其不濟也。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當云。食者本也。法者末也。本末不定。奚以言治。此 夫子再三言之也。

###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 宣聖講義

此噬嗑初九爻辭。言初爻之用也。噬嗑全卦之用。即食與合二大義。

關乎食者。有和與爭。關乎合者。有真與僞。以道得食則和。否則爭。以正得合則真。否則僞。和爲吉。爭則凶。真爲吉。僞則凶。此視乎時地之宜。與情志之當辨之。各爻辭或就食言。或就合言。而凶與吉依此判也。初九陽動于下。其用在合。與上九相類。故皆稱校。言其合必有校也。校古與較同。相計較也。合者兩宜。有一不宜。非合也。必較之于事物。而驗其合否。如人之著屨。必較之以足。足合則合。足之不合。則屨无用。雖爲屨。不戒用。是有其名。而實不稱者。僞也。初九居下位近地。猶人之足。其所需者屨也。因需而得其用。爲合。即噬嗑之義與用也。與因飢得食同意。食以果腹。身之所養也。屨以保足。身之所安也。留

人情所急。而凡人所必得者。設得之而不爲用。則與不得同。如食之不能養身。其害甚于不食。則寧无食也。初九以一陽在下。上接二陰。其德不相當。其志不相得。猶人足大而屨小。則不爲用。可知不爲用而彊之。必有所損。滅趾者。損其趾。以與屨合也。削足適屨之意。因屨與足校。而有差。則欲其合。必滅其趾。滅趾以合屨。合則合矣。而不能行。以趾之傷也。傷其趾。以求合于屨。而不能行。是何需于屨哉。人之需屨。爲其行也。得屨而反不能行。其非真合可知。故爻辭以喻初九之合爲僞也。僞出于己。而已受其害。无遺于人。則害猶小。故占曰无咎。言其害止于不能行耳。初九在下。本勿用之時。雖不行。不爲咎。以

時地使之然也。其爲此喻者。二陰一陽。賓主不相得。剛柔不相當。求合而非其儔。求配而非其偶。勉彊相就。終非所宜。正如削足適屨。將何以爲行哉。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初九處不行之地。又遭不行之病也。不行爲時之所宜。故占无咎。或釋之曰。校爲桎梏。屨爲加桎梏于足。乃因象辭有罰法之文。遂附于刑罪之例。實與噬嗑之義不合。以古人明罰勅法。不必刑人。而屨校滅趾。亦非僅爲刑人之象。刑人而至加械。而

至滅趾。此已近酷。初九靜居初動。未有大慝。寧用重典。此不當也。且釋象祇言不行。以明无咎之占。則非指刑人可知。刑人則必有咎。受刑自不能行。此讀原文即可明者。唯滅趾爲害。而不曰害者。則以咎由求合。其志可許。故得无咎。俟講上九時。更可互證其義。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宣聖講義

此噬嗑六二爻辭。言本爻之用。及其吉凶也。初爻言屨校滅趾。與上九之荷校滅耳。及本爻之噬膚滅鼻。三滅字。皆由不當而得。滅者沒也。損也。有所傷害。而不得全其體也。若以事言。則失敗也。屈辱也。不

得全其令名。保其功業之謂也。入水曰沒。以身爲水所淹也。入火曰滅。以形爲火所焚也。因受物之害。不克自全。故曰滅。非謂斬之。或去之也。噬嗑以食爲用。以合爲義。食與合。當則吉。有一不當。則必受其害。初九之滅趾。上九之滅耳。合不當也。六二之滅鼻。食不當也。噬嗑全卦六爻。初與上皆陽。主合之道。如人之上下唇。故重在合。六二至六五。居卦之中。主食之道。如人之口。故重在食。此爻辭分別取喻也。然合者求之于外。食者納之于中。合之用。在于相得。食之用。在于相安。其義固一。其致少異。皆以當爲貴。需爲務。當則爲道。需則爲宜。道可遠可久。宜可進可退。有非道者。則如貌合神離。不得久也。有非宜

者則如飲醜止渴。不得出也。故吉凶之判在此。六二噬膚滅鼻。食不當也。何以不當。非所需也。不需而食之。其受害可知。膚者皮也。鼻則近口。因噬皮而傷其鼻。非皮之刺鼻肉。乃皮臭之害鼻官也。膚非可噬之物。鼻爲辨臭之官。因貪于異味而害于鼻之官。猶喜食腐物者。不顧鼻之惡也。徒快于口舌。而忘其鼻之所司。則鼻受其損矣。乃有滅鼻之稱。意卽因情害性。得不償失之謂。與逐臭嗜痂同爲癖也。而非正道。故有滅鼻之喻。然噬膚者。所欲有限。害于鼻之官。而非大咎。故占曰无咎。爲咎不足言也。

或以噬膚爲食皮內肉。而滅鼻則因貪食而傷其鼻。其意亦通。唯膚字與腐字古通用。古作附或腑。易之則成腐。以肉腐而僅存皮也。故曰滅鼻。猶人食腐。掩鼻而咽之意。又膚者淺也。滅者深也。淺食而深噬之。則有滅鼻之虞。爲鼻爲食所蔽。不復辨其香臭也。食淺者不必深吮之。今至滅鼻。則食近于貪矣。總而論之。皆由食之不當。貪也。癖也。其害正同。不獨不養生。且將爲身害。是聖人所同戒也。戒貪則无因情害性。戒癖則无因病損身。而以所害者止于一人。所損者止于自己。故无大咎。然旣曰无咎。則有咎可知。飲食之微。口腹之禍。雖无大咎。其非合于道可見。故辭以之爲喻。明食之不可不謹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也。蓋六二爻居內卦之中。以柔行柔。下接初九。上隣六三。而與九四對。二四同功。而剛柔異性。其下初九之陽。奮起上升。柔不能制。雖不爲抗。而无調和之力。雖得居中。而有偏黨之嫌。則以柔乘剛。而不克自全其柔也。故有噬膚滅鼻之象。言人之情欲易肆。物好易于。而性不克制之道。不得止之。乃順其所欲。而偏役于所好。爲癖。偏則爲貪。癖則爲僻。貪鄙之念。是成卑污之行。僻怪之情。足致齷齪之病。此噬膚爲不當。而滅鼻爲自貽伊戚也。夫易之用。貴在得平。剛柔勿相乖。陰陽无太過。則中和之道。情性之正者也。六二偏

柔。而加于剛。上下二陽夾兩陰于中。九四之剛不讓。初九之陽過迫。雖得中位。不克自貞。而不覺近于貪隣于癖耳。所幸已得正位。其本猶存。一時之偏。不足累其固有之德。一人之癖。不足損其外物之情。故仍免咎。聖人冀人之全性。而不廢人情。嘉人之至性。而不拒物好。乃明著爲教。使知所省。則貪者可歸于廉。癖者可復于正。此言外之意也。就爻位言。歸廉復正。原无不可以。既居中位。秉靜德。而初四二陽尚足資爲鑒。六五一陰。亦可引爲助。則暫時之蔽。未必无他日之光明。一己之慾。未必无就正之師友也。故爻辭稱无咎者。實已暗啟其悔過之機。而期更得成全之道耳。此爻辭義。後人多誤解。茲特正

之。要知易辭大都取喻小而寓理大。引象淺而含義深。讀者宜推而廣之。則左右逢源。要義無窮盡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宣聖講義

此噬嗑六三爻辭。言三爻之吉凶也。噬嗑卦自二爻至五爻皆稱噬。以在口中之象。如人食物之時。而以爻有剛柔。位有內外。所食有異。所得亦殊。六三已由內卦而接近外卦。與九四爻同屬中爻。故所噬異于六二。六二稱膚。以易食也。六三則介于內外。而以柔履剛位。外柔內剛。體陽用陰。乃有食腊之喻。腊乾肉而猶潤者。如今鹹肉之類。

昔者夙夜也。與夕通。前夕所藏之肉。故曰腊。藏而未腐。故非膚可比。乾而猶潤。故非肺可比。以其藏不久。與四五兩爻之象有異。四五爻皆曰乾。此但曰腊。可見其未全乾也。內卦爲震爲風。外爲離爲火。爲日。近離則乾。屬震。故不曰乾。猶今俗風乾之肉。未經烘燥者也。以爻位雖剛。而爻爲柔。地雖近火。而居在下。其象有如腊也。噬之者。本非不吉。而遇毒者。風乾之肉。易爲毒也。然毒不甚。噬者毋貪。亦可免咎。故曰小吝。无咎。與小吝。爲爻之用。亦爲人事之則。以六三不當位。其用有吝。人如則之。則亦爲吝。吝與貪。爲主賓。由主言爲吝。由賓言爲貪。噬之多則爲貪。予之少則爲吝。六三之吝。由于不許貪多。而不得。

不出于吝。是吝由自出。故曰小吝。小吝不害大德。况出于噬者。則无咎可知。若反其道而必貪求。則固有咎。是无咎者。以人之明哲而能免耳。六三爲人爻之始。人道所見。以人勝天。而能明其德。則雖不慎于始。而能自讖于終。斯遇毒不爲害也。夫遇毒固由意外。而噬肉則在情中。情之不可逞也。有如是。可見聖人垂戒之旨深矣。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遇毒之由來也。六三陽遇陰爻。故曰遇毒。然他卦未曰毒。而此爻以毒稱者。因噬嗑主食。食不當則爲毒。不必眞毒物也。食

以養生爲本。非養生者。猶服毒也。爲其有害于身耳。六三食腊。本爲養生。而腊非鮮肉。且已宿夕。其有害于人可知。爻辭因陽與陰違。故以毒爲喻。推之凡事之不利于行。物之不合于用。而彊求之。皆有遇毒之患。以其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宣聖講義

此噬嗑九四爻辭。言四爻之用。及其吉凶也。九四居外卦之始。爲人爻之一。與六三同居中央。而恰與未濟相類。陰陽失當。剛柔不中。其用艱苦。其德阻滯。不似既濟之順而易成。亨而能大也。然以陽居陰



位柔遇剛爻。在口之中。得食之象。亦如六三六五。故皆以噬肉爲喻。第九四以一陽居衆陰之中。以剛爲用。上與上九應。下與初九協。三陽具張。以裹脅羣陰。持中有物。吐茹有節。乃有噬乾肺得金矢之辭。乾肺亦肉類。而非眞肉。以秉陽剛。有堅韌之象。肺原柔物。乾則變堅。卽今乾肺肝之類。肺同肺。稱肺。咳其他內臟。如心腹。肺皮皆是。以異于肉。故不曰肉。以其較肉堅也。九四居中而爲剛爻。斯有是喻。噬之而得金矢。以中藏剛也。正如剖腹得珠。破肫得石之例。以藏在臟腑。腸胃之內者。畜之所吞。猶未化也。食而得之。出乎意外。而以中剛。乃在理中。不足怪矣。矢非箭。乃屎也。金矢以在腸胃中。與屎混。形若乾

矢。概耳。蓋食腹中雜類。而忽見金矢。爲幸而得財。本非所求。而竟得之。斯爲倖獲。倖者不正得。亦无福。然已得之。其利可見。貪利則凶。懲倖則吉。艱貞者自懲于貪。而知倖得之不正。乃返求諸己。而勵其苦心。堅其貞節。如是則終吉矣。故曰利艱貞吉。四字四句。合之爲一句。言得金矢爲利。因非分而自戒爲艱。因自勵以爲守爲貞。因此不渝。乃成其利爲吉。合之則以艱貞爲吉爲利。其義固通。誠以食而得財。易誤于貪。而啟其倖得之念。苟不自檢。是利反爲害。得反爲失。聖人不矯情以爲僞。則偶得无害于利。不縱情以肆貪。則非分不遭其凶。此爻辭四字。實含深意。夫食肺而得金矢。以意外之獲。而爲易得易

失之緣。君子所慎。小人所喜。苟不明得失之道。則必干于利害之災。不辨邪正之途。則必昧于吉凶之理。是得者爲失。吉者爲凶。此人情所當自謹。而因此爻之義。明其自處之道也。釋文稱爲未光。言得之不明。光明正大。則必戒之以艱貞。以自保其剛。无汚于物。故九四之得爲吉。較六三異者。以其能剛也。若不能剛。則失爻義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得失之有道也。噬嗑以得失爲大用。因食與合所關。爲得爲失。全係乎道。道有應得。得之爲利。道不應得。得之反

害。反言之。于失亦然。失之當者。雖失无咎。失之不當。失固有損。且害道焉。如初九六二。失而當。乃无咎。而上九則不當。故凶。六三九四。得之未當。雖得非吉。六五則當。故无咎。而九四之不當。又異六三。以九四陽也。德用可大。行止可正。且近于五。其位已降。其勢已盛。故有利吉之占。與六三之遇毒。利害懸殊。唯以九四當代昭明德之地。有以身作則之義。應自省于得失。辨于貧廉。方爲合道。今以食肉之細。而得金矢之貴。雖无貪得之心。終有愛寶之嫌。其來匪正。其受有玷。是以于其得也。有未光之辭。未光者。言未能光明正大也。因食而得金。有類于竊取。苟得之所爲。行未光明。名非正大。然既非有意貪求。而

所遇又出乎自然。更不別生貪念。而所得止于金矢。則不傷大德。无累全體。祇要戒之于後。永持其操。行之有素。克保其譽。則雖未光。猶占吉利。觀于利艱貞吉之辭。可見易教重以艱貞爲訓也。艱者知其難。而不敢自逸。貞者執其正。而不敢自肆。因倖獲而无貪心。有所利而非自私。則艱貞足勵其德。以蓋其愆矣。此釋文僅曰未光。而无他貶詞也。若進至六五。則得爲當。行足以昭示于人。用足以施被于下。則无未光之譏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宣聖講義

此噬嗑六五爻辭。言五爻之用及其吉凶也。六五居上卦之中。爲全卦之主。位爲離卦中爻。與下六二相對。皆陰也。不過六五爲陽位。與六三同功。以柔行剛。以陰居陽。本非當。而以五爻正位。在二陽爻之間。乃爲當也。全卦大用。繫于此爻。亦止于此爻。噬嗑以食爲用。六五之食。更過于下三爻。自六二始以食稱。由噬膚及肺。進而噬乾肉。其食漸加。其味漸厚。而所得亦漸多。六五以噬乾肉。而得黃金。已異于九四。且以正位逢時。爲當大用之際。柔與剛協。左右有輔。爲當權乘勢之時。其食彌甘。其得彌富。有由來矣。五爻爲陽。上下皆剛爻。陰以縮陽。柔以履剛。故有乾肉之供噬。黃金之待取。有如在上位者。羣

下供奉全國貢納。富且貴也。福祿之優。名位之榮。蓋集全體之精華。以備一人之服用。其數固如是。非人可彊致者也。然天之所眷者德。民之所望者恩。德業者福祿之源。恩澤者名位之本。報施有數。因果不虛。既非倖致。自難徒取。故六五雖得甘美之食。貴重之財。而必有以副其德。推其恩。大其道。弘其用。則返躬自審。能无愧乎。夙夕自省。能无忝乎。上對天地之生成。下對民人之供養。果皆安于心乎。愜于意乎。則當因離之光明。而反于乾之乾惕。由震之奮勉。而歸于坤之靜順。此貞厲二字所昭示之德。實爲六五爻用者之大經大法也。貞者由外而內。自保其節。富貴不淫之道也。厲者由內而外。自弘其德。

夙夜不懈之道也。厲與勵同義。卽乾夕惕若厲之厲字。爲鑒于所處之安美。則不敢少有怠逸之心。鑒于所遇之崇隆。則不敢少有驕奢之志。故貞且厲。以求免于咎戾。而後能長保其祿位也。爻辭乾肉以喻厚祿。黃金以喻多財。厚祿足以養身。多財足以致用。二者既備。天下不難治平。所慮者有祿位不能永享。有財用不能立德。則未能貞厲。福且爲禍。利且爲害。是雖一時之尊榮安富。將爲无窮之憂患毒害也。故在六三爲毒。六五不曰毒者。以克貞厲也。苟不貞厲。固亦如六三爲毒矣。然六三之毒。以位不正得不當。六五則居正位。而所得當。天所予也。民所願也。雖甘美。不爲饕餮。雖富有。不爲貪婪。以分所

宜也。全卦之用歸于此一爻。故有是象。不得以下三爻爲比也。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而見時位之可貴也。六五得位乘時。多得美食。无害于道。唯在能貞厲。則自免咎。以貞厲足大其用。廣其德。使天下同富其財。美其食。天下皆安而已。亦能長保久享。以竟六五之用。是不獨无咎已也。六三得食不豐。而遇毒。九四得食較美而未光。唯六五稱得當。時位之義大矣哉。又九四金矢。其質下。而所得自內。六五黃金。其數无限。而所得自外。雖與乾肉並稱。實則肉與金不必同一時。

至。與九四所得者不同。讀者勿泥其辭可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 宣聖講義

此噬嗑上九爻辭也。噬嗑全卦大用。既止于六五。則上爻已窮。有如乾之亢龍。貴而无位。高而无民。雖翹居高上。而不得與其下接。則爲无用之地。而成无功之時。此凡各卦皆然。而噬嗑則尤甚。故在乾之上九。不過有悔而已。而噬嗑上九。則反吉爲凶。凶對以下各爻言。各爻皆有所用。雖貴賤不同。皆有所得。雖多寡不類。其用其得。未嘗異也。而在六五。則用愈昭。得愈厚。則以位與時之當。而天眷之正隆。民

歸之咸徧也。雖有貪婪之嫌。而不易其貞厲之吉。雖有奢侈之害。而不失其肉與黃金之利。此占易者所當知也。至上九則不然。上九爲離上爻。卽乾上九。下與九四應。而中含六五一陰。更與初九合。而中梗二陰一陽。在象有如口之外唇。已无物可食。在用已居極地。遂无朋與合。噬嗑以食合爲用。至此其用乃窮。窮則變。變則通。窮而不變。則凶。噬嗑上九。以快志之餘。席豐厚之業。而未肯遽降其志。辱其身。乃仍欲以逐逐。視以眈眈。求有所足于心。達于用。則其所得。恰與前爻相反。此事所必至。理所必然者也。故爻辭斷其爲凶。爲其不克自悟也。噬嗑全卦六爻。初上主合。以如口之上下唇也。中四爻主食。以

象物之在頤中也。此義已詳初九。唯上九以時位不同。乃異初九之用。雖志在求合。而下无所輔。中无所交。雖欲彊合。徒貽後患。爻辭以何校滅耳爲喻。蓋明其合之不得。且爲害矣。何同荷。負荷也。負戴于首或肩。皆曰荷。荷者必有所承。或輕或重。或巨或細。以其所宜而後爲利。今上九所荷。乃不宜也。不宜者而彊荷之。則必有所損。與初九之削足適履相類。故有滅耳之占。荷不合于首。則下蔽其耳。荷不合于肩。則旁障其耳。皆同有滅耳之象。卽使耳不能爲聽也。耳爲主聽之官。今滅其耳。何以爲聽。欲得其物。而害其身。用其首或肩。而損其耳。是所得不償所失。所害切于五官。所蔽及于聰明。是猶汨其性以

快其欲。亂其心。以適其志。則昏昧之夫。聾瞶之人。之所爲耳。人而失其靈明。絕其知識。雖有生氣。何異木石。雖能行動。何殊鳥獸。木石之倫。不足與言性情。鳥獸之類。不足與言道德。則以其所生者。早失。受于天者。弗全也。生失而天弗全。則雖能食。亦奚足稱。雖有合。亦奚足貴。故上九之用。不如其不用。而所荷。不如其无荷也。其凶固宜矣。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宣聖講義

此申明爻辭之義也。聰者耳聽五聲也。人之耳目。爲聰明所寄。无耳即无聰。故曰聰不明。蓋上九獨居高位。下无輔佐。内无助襄。一人之

耳目。不能爲聽。則天下之事物。不足以辨其是非。是雖有耳。等于不聰。正如荷物而自蔽其聽官也。又如掩耳盜鈴。自己不聞其聲。雖有耳。與聾无異。其用之不足。稱可知。且居高者。本可多聞見。廣視聽。而反不聰。則物爲之蔽障也。物之蔽障。起于心之貪得。是不可責物。而咎在己之不明。故不聰者。乃互爲因果。先有不聰之心。而後成不聰之耳。甚哉。物欲之易誤人聰明也。夫上九本離火之用。爲光明之原。乃以時過境遷。數窮事變。反爲不聰。則是變離爲坎之象。由陽而陰。由明而晦。其害不止于一己。乃與初九異。而占爲凶。凶言將來之禍。及于天下。不獨一時之害。累于己身已也。蓋噬嗑本人情而成德。因

人欲而見道。苟悖乎道。則人欲不可遏止。徇乎情。則德用不得成全。此聖人之所憂。而特著于易。以爲訓。讀者驗其吉凶之數。當可以得其從違之道矣。

宗主疏述

噬嗑卦以食合二義爲大用。而彖辭稱爲利用獄。故後人釋爻辭。率牽及罰人刑具。謂爻象所指。多關用獄之事。其實不然。誠以用獄一語。乃聖人因象制用之意。正如利涉大川之例。爻辭不必皆關渡濟也。蓋古人明刑飭法。將以儆衆。非好爲罰也。將以止姦。非預知必犯也。故書曰。刑期无刑。噬嗑以卦象有口食

之形。又有囚人之象。物之在口。人之在囚。皆易入難出。多傷少全。人之齒牙。猶刑之斧鑕。人之喉舌。猶訟之獄囚。食者以物養身。刑者以法保衆。其義有相類也。合之宜否。猶事之正邪。其道有相同也。因食與合。而連及于用獄。乃推廣卦用之辭。非謂噬嗑專爲刑獄用也。釋者不揣其本。而必附會于獄刑。是悖聖人立辭之原旨矣。如爻辭滅趾。而必比于刑足。滅耳。而必比于刑。是皆臆測強牽。不足以達爻辭之義。故 夫子不講。非遺之也。噬嗑以食爲人生大事。因食而有訟。以合爲人道大明。因合而有姦。姦訟苟興。辟刑斯尙。則用獄亦勢有必至。理有固然。非



易經講義  
聖人故爲之辭也。然食與合乃本義。用獄則由食合推充之用。其不能併爲一談。等量齊觀。亦已明甚。則爻辭所指。必皆循其本義。先其大用。就食與合。明其得失。及其吉凶。此凡易辭皆如此例者。而噬嗑當亦不能遽舍其本。而求其末。棄其大。而許其細。則關於刑法一層。謂可推及之則可。謂專爲是釋。則不可。何況爻辭明明以食合爲言。初未嘗擬及刑罰者哉。

噬嗑言食。而爻辭一再稱得金。此義人多未達。古以食貨並重。二者皆民生之本。无食无以生。无錢亦然。故貨幣之要。不下于食也。古者重農。耕而得食。此就力田者言。若農民之外。如土工

商賈。率皆不能自耕得食。富有祿以代耕。商有物以易米。士或兼農。工或兼種。則猶可自食。此外莫不仰賴于交易。則貨幣實爲易食之所必需。雖黃金不足以果口腹。而食之來。有待于黃金。即目之爲食。亦无不可。若在上古。農耕未興。漁獵以食。而时无貨幣。物物交易。此日中爲市。自黃帝時即有之。斯時人民生活極簡。得食較易。固无待于貨幣。然以物易物。終嫌不便。久而感其困苦。思所以利之。此貨幣之起源。實與人民生活之繁同其時。人民既衆。需食亦多。而漁獵不足以生。農桑遂繼之以發達。田土既辟。居趾乃固。非復游牧之可比。交易亦愈覺爲難。此

貨幣代物交換。乃勢所必至。于是貨幣與食同重。實自中古已然。堯舜三代。文化日隆。幣制漸定。文王作易。知食貨爲民生必需。而噬嗑爻辭。肉金並舉。由此可見當時民情之所尙矣。因食肉而得金。亦猶因耕田而獲玉。金玉雖寶。在平民視之。亦不過多得食耳。而在貴人視之。則足以供其作業之用。弘其粒民之心。則得金之利。何啻十倍于肉。肉徒果一人之腹。快一時之欲。金則可以發揮事功。富厚天下。此其利。有與大有之志同。故爻辭于六五之占。稱爲得當。則以其位言之也。有其位者。必有其德。有其德者。必能用其財。此大學論財用時。始于慎德。而終于

有用。且必稱之君子。連及有人。以見治平之功。非備此數者不達。噬嗑六五之得當。正如此義。並非以其成一人之富也。六五之得金。卽噬嗑全卦大用之告成。聖人以民爲先。民皆得食。而後謂之不飢。民皆得富。而後謂之不貧。初未嘗以己爲念。是六五之得金。天下之利也。得之而能用。故爲利。利及天下。故爲天下之利。天下皆利。己又何嘗不利哉。此六五之占。實我與天下皆得食之象。亦卽我與天下同富之象。天下既同富矣。尙有不合者乎。則食與合。二猶一也。讀者須推其意而深求之。則聖人立辭之心可瞭然矣。